BIBLID 1026-5279 (2010) 99:1 p. 55-124

古籍叢書的分類體系

劉寧慧

摘　要

古籍叢書分類體系，指叢書專目及古籍目錄叢書部類，特別是總目性質的編輯，對所收內容進行屬性分別、細目次分之結構。叢書於明末出現目錄上之立類與分類，歷清代發展，民國初期已見相當成就，1962年上海圖書館《中國叢書綜錄》且在前此成果下，提出一套簡明清晰之分類體系，古籍叢書分類法自此幾達底定。然相關問題，歷來討論未多，如整體叢書分類體系發展演變之跡、各分類法成就缺失及現當代改良需求等。本文以明代迄今古籍叢書目錄，含綜合目錄叢書部類、叢書專門目錄及學者理論性意見，析理叢書分類體系發展階段，考察各分類法形成背景與分類得失，最終檢討《中國叢書綜錄》分類問題，以爲未來古籍叢書總目整理之參考。

一、前　言

談到叢書分類，在近年研究成果中，主要可見幾種討論面向：一是今天圖書

關鍵詞（Keywords）：古籍叢書；叢書分類；叢書目錄；《中國叢書綜錄》
Chinese Ancient Book Series；Classification of Book Series；Catalog of Book Series；Comprehensive Catalog of Chinese Book Series；***Zhong Guo Cong Shu Zong Lu***
劉寧慧：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mimiliu@mail.ntpu.edu.tw

館圖書分類、編目，不論是古籍叢書還是近現代叢書，是將一套作品集中著錄、插架，還是分散編目、分散插架？或者是視叢書個別情況而定；二是叢書在目錄學上歸隸與設類的情況，以古籍叢書來說，在獨立設類以前，雜纂性作品多雜廁子部，獨立設類後則有類目名稱、分類層級與具體收錄狀況等問題，近現代叢書普遍有獨立類目，模糊歸隸情況已不多，但仍有具雙重性質的叢書可能出現歸置何類的爲難；三是叢書部類或叢書總目中對所收內容進行屬性分別、細目次分的情況，當收錄叢書衆多，爲了便於檢查及表現其間的組織與差異性，往往會建立分類架構，架構的合理、完善與否，影響叢書文獻的索檢與認識。第一種內容的討論在今天是最多的，針對各種領域的近現代出版叢書，考量讀者查詢及使用便利的分類需求[1]；第二種的討論相對少得多，一方面也是叢書相關研究本來就十分有限，而分類也不是一個主要課題；第三種的討論就更少了。

圖書文獻的分類體系，在目錄作品中不僅是資料查檢時的重要依據，也是該文獻、學科知識結構化的表徵，它展現文獻的特殊內容與彼此關連，表達知識界於此對象之認識與掌握。是以不論就實際功用還是理論探討，它的概括程度與層次析理向來受到關注與思考。本文所欲討論的分類問題即屬此種，焦點並集中在古籍叢書的分類體系上。

所謂「古籍叢書」，本文界定在所收子目爲民國以前作品之叢編，含1911年以前編刻的古代叢書，也含1911年至今收錄古代作品的近現代編輯。古籍叢書自南宋末年發展出典型體裁，歷經明、清發展，迄今仍不斷在編輯中，僅民國初

[1] 筆者多年持續蒐集、整理百年來古籍叢書研究成果，於「叢書分類」一項，蒐得直接討論叢書分類文章計28篇。28篇中實際針對古籍叢書的很有限，大部分對象還是近現代各領域學科叢書。這些文章主要如：
昌少騫，〈關於叢書之分類〉，《圖書月刊》，2：10（1947.10），頁1-2。
王詠祥，〈叢書分類法之商搉〉，《孟氏圖書館館刊》，1：1（1955.1），頁9-14。
孫雪丰，〈《林譯小說叢書》該如何分類？〉，《圖書館員》，1984:6 (1984)，頁25。
滿玉敏，〈試論叢書的合理分類〉，《農業與技術》，2000:1 (2000.2)，頁80-82。
呂亞平，〈關于叢書的分類問題〉，《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00:3 (2000.8)，頁43，45。
張立新，〈關于叢書分類和著錄方法的探討〉，《農業圖書情報學刊》，17：7（2005.7），頁159-161。
謝鶯興，〈談別集類與叢書部專著類的異同 —— 以館藏《魯迅手稿全集》的歸類爲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58（2006.7），頁56-62。
劉學著，〈淺談叢書、多卷書的分類問題〉，《高校圖書館工作》，2007:2 (2007.3)，頁50-51，58。
以上皆屬一、二種問題之討論。

年以前的叢書文獻數量就上看6,000種。[2]如此龐大的文獻量，著錄時如果不進行體系分類，使用者很難從中了解材料的性質與進行內容的尋求，遑論文獻的整理與學術討論。古籍叢書自宋末開始，見著於公私目錄，明末出現獨立設類與分類體系，清代公私圖書目錄多見叢書著錄，可是分類體系的發展未見相應推進，種類不多，影響也不大。民國時期，叢書專門目錄大爲編刊，叢書分類體系終獲進一步成長。1962年，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以下簡稱《綜錄》），廣收歷代叢書，並在前此分類成果下，提出一套分類架構，後此叢書目錄幾皆大體延用。雖說後來古籍叢書獨立設類已見普及，分類體系已有定於一尊之勢，但是，《綜錄》成果是有前提限定的，而古籍叢書仍在發展中，爲適應更大範圍的古籍叢書著錄需求，分類體系的討論須要持續進行。今天從事古籍叢書分類體系發展討論，其意義與價值至少有三項：

一是對於此一發展的歷史性回顧與整理，了解今日成就之所從來。討論古籍叢書分類，近百年的研究中，筆者蒐得近30種成果，然大部分還是當代圖書館編目分類上之問題，也就是前述第一種面向的討論，針對古籍叢書及其分類體系的並不多。主要有如：1936年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叢書目錄》、1996年陳毓瑾〈我國古代叢書的派別及分類〉、2001年王慕東〈叢書在目錄學中地位的確立〉及2003年鮑金秀〈論楊守敬及其對叢書分類目錄的貢獻〉數文。[3]姚名達有古籍叢書專門目錄製表首功，收錄25種叢書目錄並簡析目錄情況。陳毓瑾文章主在說明叢書文獻內容，重點介紹幾大派別與結構，分類體系發展實未見析理。王慕東文著重討論叢書立類；鮑金秀文選擇楊守敬、李之鼎《增訂叢書舉要》，說明此部目錄在叢書分類架構設計上的價值，然對前此叢書分類與體系狀況僅做簡要介紹。以上數文或其他通論古籍叢書的作品，都只能概略介紹分類發展與體系情況，卻尚未有一完整、全面的討論。

[2] 古籍叢書總文獻量迄今未能精算，6,000種的概數是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與陽海清編《中國叢書廣錄》二目收錄去重後之5,700餘種，加上二目未收叢書的極可能數字。此問題筆者有另文討論。

[3]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臺8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396-404。
陳毓瑾，〈我國古代叢書的派別及分類〉，《武漢大學學報》，1996:5 (1996.9)，頁122-126。
王慕東，〈叢書在目錄學中地位的確立〉，《圖書與情報》，2001:1 (2001.3)，頁42-44，48。
鮑金秀，〈論楊守敬及其對叢書分類目錄的貢獻〉，《津圖學刊》，2003:2 (2003.4)，頁68-70。

二是從歷來分類體系的建立，見出古籍叢書文獻概念的認識、內容結構的掌握與分類原則的思考趨向。文獻發展到需求立類、分類，在圖書結構中佔有個別位置，代表對該文獻性質與其他作品之差異已有一定認識和了解。而分類體系的提出，更進一步判別了此種作品內容與形式上的不同群組，表現文獻的組織性認識，是文獻內涵深度掌握的標誌。叢書分類體系自明末演進迄今，形成過數種主要架構，姑且不論它們的表現是否皆合宜、完善，它們所示現的是不同時期叢書文獻脈理在摸索、認識的發展過程，而分類方法的概念與原則，也呈顯了這種後起彙編文獻的整理觀念與特色。

三是對未來古籍叢書分類體系改良之思考。叢書文獻相當龐雜，即使是《綜錄》也未能全面收錄古典時期的全數內容，何況持續發展中的古籍叢書。叢書文獻有持續著錄與整理的需要，在整理編輯時則有結構性呈現的需求，那麼借鑑前此分類體系成果，改良未盡完善架構，相信對未來古籍叢書編目之成熟必有實質助益。而一個愈趨合理、清晰的文獻系譜，展現文獻的全體知識面，也將裨益學科研究的精細與提昇。

本文討論對象，以叢書立類之始的明末迄今，選擇叢書收錄量多，較能全面反映叢書文獻並進行有體系分類的目錄爲主，含古籍綜合目錄叢書部類及叢書專門目錄，或者雖非實際編目而爲學者提出之分類體系意見。它們須是具代表性的首創意見，如果是有脈絡關係的承襲者，則視情況說明採取。在方法步驟上，先檢查、表列南宋以來收錄有叢書之主要古籍目錄與分類情形，突顯其中叢書的獨立設類與分類，再就具體分類體系成就，劃分數個發展階段，說明它們演變的過程與特點。每一階段則闡釋分類體系形成的背景與成果內容，再就分類體系類目及架構的周延性進行分析，以抉發系統背後體現之叢書概念與叢書文獻掌握。最後在整體分類體系建立發展的觀察中，總結古籍叢書分類體系發展的相關問題，以及思考今天幾成定式的架構，其中的未足與改善方向。

二、古籍叢書著錄與分類的情況

古籍叢書分類體系的發展觀察，可從兩方面材料入手：一是南宋以來書目中古籍叢書具體著錄、分類的情形；一是學者理論性討論建言。此書目主要是分類式目錄而非索引性目錄，著錄有古籍叢書並獨立設類，在有獨立類目的前提下所進行之體系分類，這是最爲主要的材料來源。本文於此採取兩種書目型態以展

現古籍叢書著錄與分類的情形。首先是南宋至民國初期公私圖書目錄，再者是清代中葉迄今叢書專門目錄。公私圖書目錄以幾部現當代整理編輯之書目叢書爲查檢對象，再加上各叢書未收之所見目錄，含史志目錄、公私藏書目錄、題跋目錄及其它圖書目錄。[4]叢書專目則以筆者知見相關目錄爲主，共整理出〈南宋至民國初期古典公私圖書目錄叢書著錄分類舉要表〉（表一）及〈叢書專門目錄收錄分類情況表〉（表二）二種，各略按書目時代先後，表現叢書著錄與分類的情形。[5]

南宋至民國初期古典公私圖書目錄，數量相當多，而各目錄多少都著錄有叢書，表一內容以具叢書獨立設類之目錄爲主，其它未具叢書類目之目錄，則選擇各時期重要及叢書收錄量較多者，以突顯叢書立類情況的比例。表格中呈現目錄名稱及時代，點明叢書立類與分類體系內容，另不論是否具獨立類目，皆舉例說明叢書收錄與繫屬類目之情形，以明古典目錄中叢書歸隸的梗概。叢書專類則儘量表現其具體收錄數量，以連繫設類之因由與分類體系之照應層面。

[4] 幾部書目叢書爲：
廣文書局，《書目叢編 —— 五編》（臺北：廣文書局，1967-1972）；
嚴靈峯，《書目類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林夕，《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明清卷・近代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中華書局編輯部，《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
中國書店，《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國書店，2008）；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其它尚有幾部書目叢書，本文亦進行有收錄內容過濾，選擇上述幾部叢書未收目錄進行檢查，如：
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程仁桃，《清末民國古籍書目題跋七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9）；
李萬健等，《歷代史志書目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5] 表一內容書目，部分可知明確編輯時間，部分僅能以編者生卒年略爲推估。又某些書目如著錄爲清彭元瑞（1731-1803）《知聖道齋書目》（表一：26），筆者所據爲傅斯年圖書館藏八卷「原鈔本」，參見「傅斯年圖書館珍藏善本圖籍書目資料庫」，上網日期：2010.10.8。網址：http://140.109.138.5/ttscgi/ttsweb?@15:1310651507:3:1:5@@335502141。此鈔本年份未詳，今較能普遍見到的是羅振玉（1866-1940）清宣統三年（1910）據舊鈔本校刊四卷本《知聖道齋書目》，題清彭元瑞撰。此目是否果爲彭氏原作，尚待考察，今姑置於清代前期。再如清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表一：40）、清楊氏《海源閣書目》（表一：42）、清丁氏《八千卷樓書目》（表一：44）等，都爲父子兄弟數代傳承、記錄成果，書目分類之成型今已無法確認時間，表一中亦酌情置放，其它屬後人整理刊印之目錄尚多，表一儘量以首刊時間爲主要判定標準。

表一：南宋至民國初期古典公私圖書目錄叢書分類舉要表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1	宋	遂初堂書目				經總類《成都石刻九經》；兵書類《七書》；別集類《清江三孔集》
2	宋	直齋書錄解題				傳記類《鄂國金陀稡編、續編》；儒家類《諸儒鳴道集》；別集類《清江三孔集》
3	元	宋史藝文志				子部類事類《儒學警悟》
4	明	文淵閣書目				卷四性理《程氏遺書》、《諸儒鳴道集》；卷十一類書《百川學海》；卷十四兵法《武經七書》等
5	明	菉竹堂書目				卷一性理《程氏遺書》；卷二經濟《鄂國金陀粹編》；卷五類書《百川學海》等
6	明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中間朝西頭櫃一層《五經白文》；中間朝東頭櫃一層《百川學海》；三層《儒學警悟》；四層《武經七書》；二櫃三層《六子全書》等
7	明	寶文堂書目				卷上史類《十七史詳節》、《二十二全史》；卷中類書類《百川學海》、《說郛》；卷下兵書《武經七書》等
8	明	萬卷堂書目				雜史《十七史詳節》；儒家《六子書》；兵家《武經七書》；小說家《百川學海》、《古今說海》、《明世學山》；類書《說郛》、《文林綺繡》等
9	明	古今書刻				南直隸常州府《百川學海》；江西袁州府《武經七書》；福建泉州府《五經白文》；福建書坊《十七史詳節》等
10	明	國史經籍志				儒家《程氏遺書》、《諸儒鳴道集》；子類類家《百川學海》、《文林綺繡》；小說家《說郛》、《古今說海》等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11	明	趙定宇書目				小說書《稗海大觀》、《秘冊彙函》；《說郛》；《古今說海》、《明世學山》；宋版大字《武經七書》；《稗統》、《後編》、《續編》等
12	明	脈望館書目				經書總類《石刻十三經》、《十三經註疏》；史類正史《十七史詳節》；史類兵部《武經七書》；子類小說《說郛》、《歷代小史》、《陳眉公秘笈》、《百川學海》等
13	明	徐氏紅雨樓書目				經部經總類《五經白文》、《十三經註疏》；子部諸子《六子全書》；兵類《武經七書》等
14	明	世善堂書目				卷上史類《十七史詳節》、《歷代小史》；諸子百家類《諸儒鳴道集》；卷下諸家詩文名選《漢魏叢書》等
15	明	澹生堂藏書目	子類・叢書類	二級類目	國朝史、經史子雜、子彙、說彙、雜集、彙集	子類叢書類含續收共76部叢書
16	清	絳雲樓書目				經總類《十三經注疏》；史學類《十七史詳節》；子總類《子彙》；子兵家《武經七書》；子小說類《百川學海》、《歷代小史》、《古今說海》；雜記《明世學山》等
17	清	述古堂藏書目				雜編《金陀粹編・續編》；類書《說郛》；兵家《武經七書》等
18	清	千頃堂書目				子部類書類附《說郛》、《漢魏叢書》、《續百川學海》等雜纂性爲主叢書50餘部
19	清	奕慶藏書樓書目	四部彙	一級類目		經・經總《九經正文》；子・兵家《武經七書》；子・稗家說叢有《欣賞編》、《夷門廣牘》等雜纂性叢書30部 四部彙收《經史全書》、《津逮秘書》、《百川學海》等雜纂性叢書14部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20	清	也是園藏書目				史部通史《十七史詳節》；忠義《金陀粹編》；子部類家《百川學海》、《鹽邑志林》等
21	清	好古堂書目	經史子集總	一級類目		經部經總《經解》、《十三經註疏》；史部正史《十七史》；子部彙集《諸子彙函》、《六子全書》；子部小說家《古今說海》、《欣賞編》、《稗海》；集部總集《唐十二家詩》等 經史子集總著錄《漢魏叢書》、《漢魏叢書抄》、《廣漢魏叢書》、《津逮秘書》等4部
22	清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子部・叢書類	二級類目		子部叢書類收23部明代爲主之雜纂性叢書
23	清	四庫全書總目				經、史、集各部總約收15部叢書；子部雜家類雜纂之屬有《說郛》、《古今說海》；子部雜家類雜編之屬有《儼山外集》等約5部 存目部分，經、史、集各部未計；子部雜家類存目雜纂之屬有《廣百川學海》；子部雜家類存目雜編之屬有《昭代叢書》等，共約收叢書40部
24	清	傳是樓書目				經部經總解《九經正文》；史部雜史《今獻彙言》；通史《十七史詳節》；子部道家《六子全書》、《十二子書》；子部類書《津逮秘書》等
25	清	文瑞樓藏書目錄				史部故事《國朝典故》；史部郡邑雜志《鹽邑志林》；子類子書《六子全書》；小說家歷代小說《廣漢魏叢書》、《正續百川學海》、《秘冊彙函》；明人小說《古今說海》、《百陵學山》；國朝小說《檀几叢書》等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26	清	知聖道齋書目	叢部	一級類目		經部《十三經注疏》、《七經孟子考文》；史部《十七史詳節》；子部《世德堂六子全書》；集部《六十家名賢小集》等 叢部著錄《易序叢書》、《稗乘》等14部叢書
27	清	拜經樓書目				卷上《經學五書》、《九經白文》、《十三經註疏》、《宋六十家詞》、《檀几叢書》、《筭經十書》、《知不足齋叢書》；卷下《東垣十書》、《紀錄彙編》、《百川學海》、《邱陵學山》等
28	清	天一閣書目				子部兵家《武經七書》；醫家《東垣十書》；雜家《今獻彙言》、《欣賞編》；類書《漢魏叢書》、《古今說海》、《陳眉公祕笈》等
29	清	文選樓藏書記				卷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十七史詳節》；卷二《續百川學海》、《欣賞編》；卷五《金佗粹編、續編》、《稗海》、《邱陵學山》、《檀几叢書》；卷六《紀錄彙編》、《百川學海》、《眉公秘笈》等
30	清	孝慈堂書目				正史《十七史詳節》；史傳記《古今逸史》、《國朝典故》；子總《六子全書》；兵家《武經七書》；小說《正續稗海》、《寶顏堂秘笈》、《百川學海》等雜纂性叢書10餘部
31	清	明史藝文志				史類雜史《弇山堂別集》、《今獻彙言》；子類雜家類《記錄彙編》、《國朝徵信錄》、《淡生堂餘苑》；小說家類《廣說郛》、《再續百川學海》、《明世學山》、陳繼儒《秘笈》；類書類《秘冊彙函》、《津逮秘書》；集類總集《石倉十二代詩選》等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32	清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				元版子部《百川學海》、《河南程氏遺書》；元版史部《十七史詳節》；明版經部《十三經註疏》；明版子部《六子全書》、《百川學海》等
33	清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				卷一《南宋小集》；卷二《二十家子書》、《百川學海》；卷四《明季禅史》、《兩宋名賢小集》等
34	清	文瑞樓藏書目錄				史部故事《國朝典故》；史部郡邑雜志《鹽邑志林》；子部子書《六子全書》；小說家歷代小說《正續百川學海》、《秘冊彙函》；小說家萬歷朝《紀錄彙編》；小說家國朝小說《檀几叢書》、《粵西叢載》；詩部宋金元詩《元十家詩集》等
35	清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外編				內編經學經義《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史學史鈔《十七史詳節》；詞賦《宋六十名家詞六集》；外編說部《奇晉齋叢書》、《歷代小史》等
36	清	皕宋樓藏書志				本目少錄叢書，子部雜家類雜纂之屬著有《百川學海》
37	清	持靜齋藏書紀要				宋刊本《金陀粹編》；明刊本《說郛》、《歷代小史》、《鹽邑志林》、《津逮秘書》等
38	清	持靜齋書目				子部雜家類雜纂之屬《說郛》、《續說郛》、《歷代小史》；雜編之屬《鹽邑志林》等；附錄《漢魏叢書》、《佚存叢書》、《別下齋叢書》等29部雜纂性叢書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39	清	黎庶昌拙尊園存書目	叢書類	一級類目		經部《殿本十三經注疏》、《明閩刻九行本十三經注疏》、《通志堂經解》、《皇清經解》、《音學五書》；子部《明世德堂本六子》、《十子全書》；史部《汲古閣十七史》；集部《席刻唐百家詩》、《甌北全集》、《漁洋三十六種》、《望溪全集十五種》等 叢書類收雜纂性叢書20部
40	清	鐵琴銅劍樓書目				史部・史鈔類《十七史詳節》；子部・兵家類《武經七書》，全書收錄相當有限
41	清	善本書室藏書志				經部五經總義《十三經注疏》；史部正史《南、北監二十一史》；子部雜家類雜編之屬《百川學海》、《歷代小史》；集部別集《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42	清	海源閣書目				子部・雜家類・雜編之屬《百川學海》、《金聲玉振》、《廣漢魏叢書》等，本類收100餘部
43	清	三十有三萬卷堂書目略				經部五經總義類《秦刻九經》、《通志堂經解》、《皇清經解》；史部正史彙刻《汲古閣十七史》；史部史鈔《十七史詳節》；子部雜家類雜纂之屬《百川學海》、《諸子彙函》；雜編之屬《古今說海》、《六子全書》、《秘冊彙函》、《唐宋叢書》、《昭代叢書》等，雜家類共約近70部雜纂性爲主叢書；集部別集雜編之屬《邵子全書》、《弇州山人四部稿》、《亭林遺書》等近50部獨撰叢書；集部總集《南宋八十家小集》、《南宋羣賢小集》等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44	清	八千卷樓書目	子部・雜家類・叢書之屬	三級類目		經部五經總義《九經白文》、《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皇清經解》；史部傳記《金陀粹編》； 子部雜家雜纂之屬《漢學堂叢書》、《廣百川學海》、《說郛》等；子部雜家叢書之屬，收明、清雜纂性叢書215部；集部總集《清江三孔集》、《三劉家集》等
45	清	問源樓書目初編				經部五經總義《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史部史鈔《十七史詳節》；子部雜家雜編之屬《百川學海》、《漢魏叢書》、《唐宋叢書》、《亭林遺書》、《抱經堂叢書》、《平津館叢書》、《學津討源》、《士禮居叢書》；集部總集《晉二俊文集》、《中唐十二家詩》等
46	清	碧琳瑯館藏書目錄				經部五經總義《通志堂經解》、《經學叢書》、《經韻樓全集》、《微波榭遺書》；史部正史《武英殿二十四史》；史部雜史《荊駝逸史》；子部雜家雜纂雜編，收《六子全書》、《津逮秘書》、《學海類編》、《唐宋叢書》、《百川學海》等95部雜纂性爲主叢書；集部總集《南宋羣賢小集》、《宋元詩集》等
47	清	書目答問	叢書	一級類目	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國朝一人自著叢書	《漢魏叢書》、《亭林遺書》等，本部收明、清彙編及類編性叢書130種
48	清	仙源書院藏書目錄初編	彙刻書	一級類目	經部彙刻類、史部彙刻類、子部彙刻類、集部彙刻類、四部彙刻類	彙刻書部共收11部類編、彙編叢書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49	清	大梁書院藏書總目	叢書	一級類目		經部總《欽定七經》、《十三經注疏》、《通志堂經解》；史部正史《廿四史》；子部總《二十二子》；集部別集《楊園先生全集》、《胡文忠公遺集》 叢書部著錄雜纂性叢書7部
50	清	如園架上書鈔目	叢書部	一級類目		經部《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史部《漢魏叢書別史十六種》；子部《湖北崇文局刻百子》、《梅氏叢書》；集部《西堂全集》、《西泠五布衣遺著》等 叢書部著錄《平津館叢書》、《檀几叢書》等25部
51	清	適園藏書志				史部《鄂國金陀粹編》、《十七史詳節》；子部雜家類《百川學海》、《世德堂六子》、《欣賞編》；集部總集《宋人小集》等
52	清	鑒止水齋藏書目				經部《七經孟子考文》、《十三經校勘記》、《通志堂經解》、《黃氏經學十書》、《鄭氏遺書》；子部《東垣十書》、《百川學海》、《紀錄彙編》、《鹽邑志林》、《奇晉齋叢書》、《知不足齋叢書》、《佚存叢書》；集部《西河合集》、《榕村全集》、《宋六十家詞》等
53	清	廣雅書院藏書目錄	襍著、叢書			經部《秦刻九經》、《十三經注疏》、《通志堂經解》、《經學叢書》；史部《二十四史》、《荊駝逸史》；子部《子書百家》、《二十二子》、《算學十種》；集部《孫淵如全集》、《唐詩百名家集》等 襍著收個人獨撰叢書82部，叢書收雜纂性叢書53部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54	清	杭州藏書樓書目				經學《御纂七經》、《皇清經解》；史學《欽定二十四史》；性理《正誼堂全書》；辭章《庸盦全集》；格致《中西祘學叢書》；通學《百子叢書》、《粵雅堂叢書》、《汪龍莊遺書》等
55	清	浙江藏書樓甲編書目	叢書彙錄	一級類目		叢書彙錄著錄《皇清經解》、《百子叢書》、《函海》等類編性、雜纂性叢書50餘部
56	清	江南圖書館書目	叢書類	一級類目		經部經總《御纂七經》、《十三經注疏》；經部羣經總義《皇清經解》；子部兵家《武經七書》；子部天文算法《歷算全書》等 叢書類收185部，主要爲雜纂性叢書，亦含部分類編叢書
57	清	山東圖書館辛亥年藏書目錄	叢書目	一級類目	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國朝一人著述合刻叢書	經部正經正注合刻《十三經注疏》；經部列朝經注經說經本考證《漢魏二十一家易注》、《通志堂經解》、《古經解彙函》；史部正史《欽定二十四史》；子部諸子合刻《百子全書》、《十子全書》；子部醫家《陳修園全集》；集部別集《西河全集》等 叢書目著錄70部雜纂性叢書
58	民國	天津圖書館書目				經部正經正注合刻之屬《十三經注疏》、《御纂七經》；史部正史《二十四史》；史部傳記《全佗粹編》；子部天文算法《梅氏歷算叢書》、《白芙堂算學叢書》；集部總集《容城三賢集》、《粵十三家集》
59	民國	外交部藏書目錄	叢書部	一級類目		經部《十三經注疏》、《鄭氏佚書》、《經苑》；史部《荊駝逸史》；子部《百子全書》、《薛氏醫案合刻》；集部《三魏全集》、《隨園三十六》等 叢書部著錄35部雜纂性叢書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60	民國	山東圖書館書目	叢書	一級類目	合刻古今人著述類、合刻一人著述類	經部羣經合刻類《十三經注疏》；史部正史《二十四史》；子部諸子合刻類《百子全書》；子部儒家類《正誼堂全書》；子部醫家類《醫學十書》；子部天文算學類《翠薇山房數學》；集部別集《西河全集》等 叢書卷著錄85部叢書
61	民國	四川圖書館書目	附錄・叢書類			經部正經正注《明監本十三經注疏》；史部正史《二十四史》；史部雜史《明季稗史》；子部天文算法《吳氏算書》等 附錄叢書類著錄66部叢書，以雜纂性爲主
62	民國	雲南圖書館書目初編	叢書部	一級類目	古逸類、專叢類、家叢類、雜叢類	叢書部著錄41部叢書，含部分新學叢書
63	民國	觀古堂藏書目				經部經解類《漢魏遺書鈔》、《鄭氏佚書》；史部正史《十七史詳節》；子部儒家《二程遺書》；子部數術《天學初函器編》、《勿庵歷算全書》；集部詞類總集《宋六十名家詞》等
64	民國	培林堂書目	子部・叢書	二級類目		史部通史《十七史詳節》；子部諸子《諸子彙函》等 子部・叢書著錄《百川學海》等10部雜纂性叢書
65	民國	河南圖書館書目	叢書部	一級類目		經部羣經經解《古經解彙函》、《皇清經解》；史部正史《汲古閣刊本十七史》；子部天文算法《宜稼堂叢書》、《測海山房算學叢刻》等 叢書部著錄12部雜纂性叢書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66	民國	陝西圖書館書目	子部・叢書類	二級類目	古今合刻叢書類、一人著作叢書類	經部羣經類《永懷堂十三經古注》、《通志堂經解》；史部正史《十七史》；史部地理《清朝藩屬輿地叢書》；子部醫家《醫林指月十二種》；子部小說類《稗海》、《說鈴》；集部別集《黃梨洲遺書十種》、《榕村全書》等 子部叢書類收雜纂性叢書95部，含部分新學叢書
67	民國	河南圖書館藏書總目	叢書部	一級類目	古今人箸述合刻者、清朝一人箸述合刻者	叢書部著錄49部雜纂性叢書
68	民國	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				經部《十三經注疏》、《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史部《十七史詳節》；子部《古今醫統正脈全書》、《儒學警悟》、《百川學海》、《說郛》；集部《莊渠魏先生遺書》、《宋名家小集》等
69	民國	郘園讀書志				經部《通志堂彙刻經解》；史部《十七史詳節》；子部《百川學海》、《四十家文房小說》、《子彙》等
70	民國	東海藏書樓書目	叢書	一級類目	古今人著述叢書、一人自著叢書	叢書部收錄彙編性叢書爲主84部
71	民國	粹芬閣珍藏善本書目	叢書	一級類目		叢書部收《津逮秘書》、《昭代叢書》等雜纂性爲主叢書17種
72	民國	吉林省立圖書館書目・附續編	叢部	一級類目	彙刻之屬、一人著述之屬	叢部共收叢書138部，以雜纂性爲主，含部分類編性叢書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73	民國	太倉縣立圖書館目錄	叢書部	一級類目	彙刻類 一人自著類	經部羣經總義類《十三經註疏》、《通志堂經解》；史部正史《二十四史》；子部諸子總義《百子金丹》；集部總集《六朝四家全集》等 叢書部彙刻類著錄39部叢書，一人自著類28部叢書
74	民國	甘肅省公立圖書館書目	叢書部	一級類目	古逸類、專叢類、家叢類、雜叢類	經部羣經《御纂七經》、《古經解彙函坿小學彙函》、《通志堂經解》；史部正史《史學叢書》；史部傳記《金陀粹編》；子部儒家《二程全書》；子部天文算法《則古昔齋算學十二種》；子部諸子《百子全書》；子部小說《古今說部叢書》；集部別集《高文襄公全集》等 叢書部收古逸《玉函山房輯佚書》1部、專叢《漢魏叢書》、《正誼堂全書》2 部、家叢《王船山遺書》1部、雜叢《唐宋叢書》等15部
75	民國	湖北省立圖書館圖書目錄	叢刻（叢集）	一級類目	彙刻諸家類、一人自著類	經部羣經總義《十三經古注》、《通志堂經解》；史部正史《二十四史》；史部雜史《荊駝逸史》；子部醫家《陳修園二十三種》；子部類書《昭代叢書》；子部叢刻《百子全書》；集部別集《焦氏遺書》等 叢集類著錄118部雜纂性叢書
76	民國	浙江公立圖書通常類圖書目錄	叢書部	一級類目	合刻類、自著類、郡邑類	叢書部著錄不少叢書，以雜纂性爲主
77	民國	北京文奎堂書莊目錄	叢書部	一級類目		叢書部收《儒學警悟》、《百川學海》等約100部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78	民國	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目	叢部	一級類目		經部《御纂七經》；經部羣經總義《鄭氏佚書》、《通志堂經解》、《皇清經解正續》、《經學叢書初編》；史部正史《二十四史》；史部別史《荊駝逸史》、《金陀粹編》；史部邊防外紀《皇朝藩屬輿地叢書》；史部金石類《行素草堂金石叢書》；子部子總類《諸子彙函》、《子書百家》、《二十二子》；子部儒家類《正誼堂全書》；子部醫家類《六醴齋醫書》、《醫林指月》；子部天文算法《算經十書》、《則古昔齋算學》；集部別集類《甯都三魏文集》、《隨園三十六種》；集部總集《宋六十一名家詞》等；集部雜著收《邵子全書》、《亭林遺書》等百餘部獨撰性叢書 叢部收《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百川學海》等百餘部雜纂性叢書
79	民國	趙氏圖書館藏書目錄	叢書部	一級類目	古今人著述合刻本、一人著述合刻本	叢書部收類編、彙編性叢書共113部
80	民國	觀海堂書目				元字號《益雅堂叢書》；月字號《雲自在龕叢書》；辰字號《音學五書》；歲字號《岳刻五經》；金字號《挹秀山房叢書》、《春暉堂叢書》；李字號《醫學十書》；官字號《翠微山房數學》；皇字號《湖北叢書》；竹字號《嶺南遺書》；食字號《佚存叢書》等
81	民國	湖南省立圖書館目錄	叢書部	一級類目		叢書部著錄雜纂性叢書百餘種
82	民國	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				子部兵家《武經七書》；子部雜家雜纂之屬《說郛》、《國朝典故》、《紀錄彙編》、《六子書》、《二十家子書》、《天學初函》；集部總集《兩宋名賢小集》；集部南北曲《盛明雜劇》等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83	民國	廣東省立圖書館圖書目錄	襍箸、叢書	一級類目		經部《石經彙函》、《十三經注疏》；經部羣經總義《古經解彙函》、《通志堂經解》；史部正史《二十四史》、《荊駝逸史》；子部《子書百家》；子部儒家類《正誼堂全書》；集部總集《甯都三魏文集》 襍箸收個人獨撰性叢書百餘種，叢書收雜纂性51種
84	民國	愚齋圖書館書目	叢書部	一級類目		經卷羣經總義《御纂七經》、《秦氏九經》、《通志堂經解》；子卷天文算法《算學叢書二十一種》、《翠微山房數學十五種》；子卷雜家雜纂《諸子彙函》；集卷別集《李文忠公全書》、《橘蔭軒全集》等 叢書部著錄雜纂性爲主14部
85	民國	新昌胡氏問影樓藏書目錄初編、續編	叢書	一級類目		經部諸經總義《十三經注疏》、《四益館經學叢書》；經部小學《音學五書》；史部雜史《荊駝逸史》；子部古子《吳刻十子》、《陸桴亭遺書十六種》；集部總集《宋六十名家詞》等 叢書部收雜纂性叢書92部，另《續編》35部雜纂性叢書附集部後
86	民國	周氏傳忠堂藏書目	子部・叢書類	二級類目		史部雜史類《逸野堂史類十種》；子部叢書類《古今逸史》、《粵東遺書》，僅此2部
87	民國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補編	叢部	一級類目	類刻類、彙編類、郡邑類、氏族類、獨撰類	《總目・叢部》收1,006種叢書，《補編・叢部》收194種叢書
88	民國	博野蔣氏寄存書目	子部・雜家類・叢書之屬	三級類目		子部雜家類叢書之屬著錄《通志堂經解》、《二十二子彙刻》、《荊駝逸史》、《士禮居叢書》等類編、彙編性叢書近百部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89	民國	書髓樓藏書目	叢書	一級類目		經諸經總義《萬氏經學五書》、《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經諸經彙刻《十三經注疏》；史彙刻《二十四史》；子醫家《潛齋醫學叢書九種》；集總集《南宋六十家集》 叢書著錄《儒學警悟》、《百川學海》、《世德堂六子》、《通志堂經解》等彙編、類編叢書240部
90	民國	天津延古堂李氏舊藏書目	叢書	一級類目	經類、史類、子類、集類、前代類、近代類、自著類、郡邑類、彙刻類、釋家類、道家類	經部五經總義《十三經注疏》、《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史部史鈔《十七史詳節》等
91	民國	羅氏藏書目錄	叢書部	一級類目		經部經總《秦刻九經》、《十三經注疏》、《經學叢書》；史部金石《石經彙函》、《觀古閣叢刻》；子部兵家《武經七書》；集詞曲《宋六十一家詞集》、《四印齋所刻詞六十二卷》等 叢書部收彙編、類編性叢書300餘部
92	民國	故宮普通書目	叢書	一級類目		經部彙刻《巾箱本八經》、《秦刻九經》、《皇清經解》；史部正史彙刻《十七史》；子部彙刻《百子全書》、《二十二子》；集部總集《三文集》、《容城三賢文集》等 叢書總目收錄105部雜纂性叢書
93	民國	焦山書藏書目	叢部	一級類目	類刻類、彙編類、獨撰類	類刻類25種，彙編類27種，獨撰類33種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叢書立類	分類層級	分類體系	叢書收錄舉例說明
94	民國	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	叢書	一級類目	前代叢書、近代叢書自著叢書、郡邑叢書、氏族叢書、輯佚叢書	經部諸經總義《九經白文》、《通志堂經解》、《十三經注疏》；史部金石《學古齋金石叢書》；子部天文算法《梅氏歷算全書》、《白芙堂算學叢書》；集部別集《唐人五十家小集》、《南宋羣賢小集》、《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叢書部收錄近300部彙編性叢書
95	民國	嘉業藏書樓書目	叢部	一級類目	前代類、近代類、現代類、郡邑類、彙刻類	叢部收彙編性爲主叢書300餘部
96	民國	章氏四當齋藏書目	叢部	一級類目	雜籍類、郡邑類、自著類	全目子類、丑類、寅類三部分叢部含末附補遺，共收154部彙編性叢書
97	民國	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卷一	叢書部	一級類目	類刻類（經部之屬、史部之屬）、郡邑類、氏族類、獨撰類	叢書部共收類編、彙編性叢書19部
98	民國	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卷二	叢部	一級類目	集類、雜纂類（明代之屬、現代屬）、郡邑類、氏族類、獨撰類（明代之屬、清代之屬）	叢書部共收類編、彙編性叢書17部
99	1945、1963-1965、1980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	叢書部	一級類目	雜叢類、景仿類、輯佚類、郡邑類、一姓所箸書類、一人所箸書類	

古籍叢書的發展，一般多以刻於南宋寧宗嘉泰二年（1202），題宋俞鼎孫、俞經輯《儒學警悟》及左圭編刻於南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之《百川學海》爲開端。兩部叢書屬彙編雜纂性，即子目內容含多個部類作品，這是叢書迥異其它典籍的特點，是以最常被指稱。事實上，以叢編形式來觀察，還有編於1196年《歐陽文忠公集》、1199年《清江三孔集》、1206年《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1218年《鄂國金佗粹編》及1235年修補刊印《諸儒鳴道》等。然而這些作品一則其時尚無「叢書」觀念，二則皆屬類編典籍，因此常以別集看待或入於史部、子部各類，較少從型態上作「叢書」討論。今可見的較早叢編作品，主要便是南宋後期所編刊的這些類編、彙編典籍，不過宋、元乃至明初，叢書編刊未大量出現，在圖書歸隸上還沒有形成問題，也就沒有特別彰顯它們的獨特位置。

叢書進入目錄學領域，發展立類與分類，必先有文獻普遍編刊、流傳之前提。明代初期整體圖書文獻編刊尚未發達，叢書成長也有限，圖書目錄中仍多宋、元編刊成果。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無錫華珵（1438-1514）覆刊宋本《百川學海》，叢書始廣泛流傳並發展新編刊，嘉靖朝、萬曆朝則迭見興盛。[6]明代公私圖書目錄中開始見到多數叢書著錄，甚至首度出現立類，如祁承㸁（1563-1628）《澹生堂藏書目》（表一：15），此目於子部下獨立設置「叢書類」，收錄了76部叢書，是爲叢書著錄、分類的里程碑。清代叢書編刊更形發達，《綜錄》2,797部叢書中，泰半是有清一代的成果。公私目錄著錄叢書情況愈形普遍，立類與分類也有所進展。清末、民國初年，古典藏書樓逐漸轉型爲公立圖書館，傳統圖書目錄中叢書身影已不再陌生，收錄數量亦不斷增加，叢書立類，而且是一級類目，也成爲多數共同的認識，叢書作爲古籍文獻重要且特殊的一環，至此形成不移概念。

隨著清代叢書編刊成果愈形豐盛，這些部頭龐大、收錄宏富的叢編作品需要特別的記錄形式與方式，叢書專門目錄於焉形成。所知見第一部叢書專目是相當於清康熙時期，日本出現的漢籍叢書目錄 —— 一色時棟《二酉洞》（表二：1）。《二酉洞》比中土首見的叢書目錄 —— 清嘉慶四年（1799）顧修（1743？-1811？）《彙刻書目初編》（表二：2）要早上一百年。《二酉洞》的編輯不見得對顧修書目有直接啓發，但它們確實都展開了叢書專門目錄的著錄型

[6] 僅以《綜錄》所收2,797部叢書中，筆者統計有343部屬明代編輯，除了少數宋元作品重刊於明代前期外，明人所編叢書大抵皆嘉靖、萬曆、崇禎時期成果。

態。筆者以施廷鏞（1893-1983）《中國叢書目錄及子目索引匯編・叢書概述》及姚名達（1904-1942）《中國目錄學史・叢書目錄》等文中所錄叢書專目爲基礎，廣泛查檢相關書目與典藏單位，製成表二。此表內容以總目式叢書專目爲主，目的在展現叢書分類體系成果，對於辭典式叢書專目如1928年沈乾一《叢書書目彙編》、1936年楊家駱《叢書大辭典》草創本；索引式叢書專目如1930年金步瀛《叢書子目索引》、1935年曹祖彬《金陵大學圖書館叢書子目備檢・著者之部》等作品，不在收錄之列。

表二：叢書專門目錄收錄分類情況表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冊卷數	編　者	版　本	叢書數量	分類體系	備　註
1	1699	二酉洞	不分	(日)一色時棟編	日本元祿十二年(1699)博古堂文會堂同刻本	40種	經、史、子、集、雜	《書目類編》題《唐本類書目錄》
2	清	彙刻書目初編	十冊	顧修編	清嘉慶四年(1799)桐川顧氏刊本	285種		首創叢書目錄分冊不分卷形式，各冊以甲、乙、丙、丁等十干標名
3	1820	彙刻書目外集	六冊	(日)松澤老泉編	日本文政三年(1820)江户松本刊本	489種	約以四部分類	六冊以「禮、樂、射、御、書、數」標名
4	清	彙刻書目			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璜川吳氏重刻本			據光緒陳光照重刊本序言
5	清	彙刻書目續編	二卷	佚名	鈔本	43種		據光緒陳光照重刊本序言
6	清	補續彙刻書目	六卷	吳式芬補編				據宣統三年《山東通志・藝文志》載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冊卷數	編 者	版 本	叢書數量	分類體系	備 註
7	清	彙刻書目正續合編	十二冊	顧修原編，佚名續編	清同治九年(1870)崇雅堂木活字排印本	正編262種，續編47種		正編十冊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分編
8	清	彙刻書目、增補、新補	補編二卷	顧修原編，佚名增補	清同治間吳氏刊本			據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載
9	清	彙刻書目初編、續編、增輯、補編	初編十冊、續編兩卷	顧修原編，佚名續編，陳光照增補	清光緒元年(1875)長洲無夢園陳氏重刊	初編285種，續編43種，增補30種		
10	清	增補彙刻書目	十冊	顧修原編，佚名增補	清光緒元年(1875)北京琉璃廠袖珍本	287種		
11	清	續彙刻書目	六卷	蔣光煦編	延古堂李氏舊藏鈔本，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藏			據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載
12	清	彙刻書目附補遺	十二冊、補遺一卷	傅雲龍續編，胡俊章補遺	清光緒二年(1876)德清傅氏味腴藝圃刊本；《補遺》，光緒四年(1878)北平胡氏刊本	500種	遵《四庫總目》分類法	據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載
13	清	續彙刻書目	十二卷	傅雲龍編	清光緒二年(1876)善成堂刻本			
14	清	行素草堂目睹書錄	十冊	朱記榮編	清光緒十年(1884)仲冬古吳白堤孫谿槐廬家塾刻本	353種		以天干分編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冊卷數	編　者	版　本	叢書數量	分類體系	備　註
15	清	彙刻書目	二十冊	顧修原編，朱學勤增補，王懿榮重編	光緒十二年(1886)至十五年上海福瀛書局刊本	567種		
16	清	續彙刻書目不分卷		傅雲龍編	清光緒二十年(1894)抄本			
17	民國	天津圖書館叢書總目	一卷		民國2年(1913)天津圖書館鉛印本	259部	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以地分編之叢書、一人一族著述合刻叢書	載民國2年（1913）《天津圖書館書目》後
18	民國	續彙刻書目	十冊	羅振玉續編	民國3年(1914)連平范氏雙魚室刻本	303種		以天干分編
19	民國	續彙刻書目閏編		羅振玉續編	民國3年(1914)上虞羅氏自刊本			
20	民國	叢書舉要	二十卷	楊守敬編	楊氏手稿本			
21	民國	叢書舉要	六十卷	楊守敬原編，李之鼎補編	民國3年(1914)南昌宜秋館鉛印	901種	經、史、子、集、叢書、自著叢書、明代叢書、郡邑叢書、彙刊書目、釋家、道家	
22	民國	增訂叢書舉要	八十卷	楊守敬原編，李之鼎增訂	民國7年(1918)南昌宜秋館校印	1,605種	經、史、子、集、前代叢書、自著叢書、近代叢書、郡邑叢書、彙刊書目、釋家、道家	承前修改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冊卷數	編 者	版 本	叢書數量	分類體系	備 註
23	民國	彙刻書目初編、二編	初編二十卷、二編十卷	顧修、朱學勤原編，周毓邠續編	民國8年(1919)上海千頃堂書局石印本	530種		
24	民國	續叢書舉要		王謇續編	民國13年(1924)編，18、19年載於《蘇州圖書館館刊》十二號			
25	民國	叢書目錄	五冊	英遵編				據邵瑞彭《書目長編・徵存類・叢書》「近代名家著述目錄」載
26	民國	京師圖書館彙刻書目	十冊	譚新嘉編	鈔本，梁氏慕眞軒藏			據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載
27	民國	續補彙刻書目	三十卷，五冊	劉聲木編	民國18年(1929)廬江劉聲木刻直介堂叢刻初編本	1,580餘種	經、史、子、叢書、家集、前代叢刊、叢刊、前代全集、順康朝全集、雍乾朝全集、嘉慶朝全集、道光朝全集、咸豐朝全集、同治朝全集、光緒朝全集、宣統朝全集、總集、詞曲並詩文評、譯著叢刊	
28	民國	再續補彙刻書目	十六卷	劉聲木編	民國19年(1930)廬江劉聲木刻直介堂叢刻本	780餘種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冊卷數	編　者	版　本	叢書數量	分類體系	備　註
29	民國	北平各圖書館所藏叢書聯合目錄		北平圖書館協會編	載民國19年(1930)《北平圖書館協會會刊》4期	900餘種	彙刻、自著、郡邑、分類	據盧正言《中國古代書目詞典》載
30	民國	孔德圖書館彙刻書目		孔德圖書館編	民國20年(1931)北平孔德圖書館油印本			據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載
31	民國	叢書目錄拾遺	十二卷	孫殿起編	民國23年(1934)冀縣孫氏借閒居鉛印本	523種	經部、史部、子部、集部自著、集部、叢刊部自著、叢刊部	
32	民國	國民政府文官處圖書館類書叢書細目		文官處圖書館編	民國23年(1934)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鉛印本	70餘部	普通叢書、經學叢書、自著叢書、子部叢書、社會科學叢書、自然科學叢書、美術叢書、史地叢書	含部分近現代叢書
33	民國	故宮叢書目錄			民國23年(1934)出版			據潘美月、沈津《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載
34	民國	三續補彙刻書目	十五卷	劉聲木編	民國24年(1935)劉氏鉛印直介堂叢刻本	約700種		
35	民國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叢書總目錄		陳任中編	原稿本，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據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載
36	民國	北平各圖書館所藏叢書聯合目錄		北平圖書館協會聯合目錄委員會編	載《北平圖書館協會會刊》第四期			據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載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冊卷數	編 者	版 本	叢書數量	分類體系	備 註
37	民國	學海書院圖書館叢書目錄		學海書院圖書館編	載1936年《學海書院圖書館書目》第一集	49種		據盧正言《中國古代書目詞典》載
38	民國	安徽大學圖書館叢書目錄			稿本			據潘美月、沈津《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載
39	民國	四川叢書目			民國抄本			
40	民國	叢書書目	一冊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編	油印本			原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今佚
41	1945	東洋文庫漢籍叢書分類目錄		東洋文庫編	日本昭和二十年(1945)東洋文庫	1,007種	經、史、子、集、叢書、朝鮮本書六部；叢書部再分氏族、自著、地方、雜叢四項；雜叢一項再分宋、元、明、清、民國、滿州、雜著五類	昭和四十年（1965）增補107部
42	1956	福建師範學院圖書館叢書目錄		福建師範學院圖書館編	1956年油印本	約1,000種		據盧正言《中國古代書目詞典》載，該目著錄1956年入存館藏叢書
43	未詳	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館藏叢書目錄						據潘美月、沈津《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載
44	1962	中國叢書綜錄	三冊	上海圖書館編	1959—1962年北京中華書局	2,797種	彙編： 雜纂類、輯佚類、郡邑類、氏族類、獨撰類 類編： 經類、史類、子類、集類	1982年修訂，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冊卷數	編　者	版　本	叢書數量	分類體系	備　註
45	1962	暨南大學圖書館古籍目錄・叢書部		暨南大學圖書館編	1962年油印本	265部	採《綜錄》分類	據盧正言《中國古代書目詞典》載
46	1964	大阪府立圖書館藏漢籍目錄・叢書之部		（日）大阪府立圖書館編	日本昭和三十九年(1964)編者印行	約190部		
47	1965	漢籍叢書所在目錄		（日）東洋學文獻中心連絡協議會編	1965年日本東洋文庫	1,966種	採《綜錄》分類	爲日本東洋文庫等七所機關所收漢籍叢書聯合目錄
48	1974	叢書總目續編		莊芳榮編著	民國63年(1974)臺北市德浩書局	683種	採《綜錄》分類	
49	1980	國防部圖書館叢書目錄			民國69年(198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94部		
50	1980	中國叢書目錄及子目索引匯編		施廷鏞主編，嚴仲儀、倪友春分編	1980年南京大學編印，南京工具書店	977種	分綜合匯刻與分類匯刻兩大部，其下分若干小類，類名爲現代學科名稱	所收皆爲《綜錄》所無之叢書
51	1983	類書叢書目錄		廣西師範圖書館編	1983年6月油印本	600餘種		
52	1989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叢部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	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620部	分彙編叢書、地方叢書、家集叢書、自著叢書	
53	1991	（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館藏叢書目錄		Francoise Wang編	1991年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漢學通檢提要文獻叢刊之八	972種	同《綜錄》分類	連同不同版本及重複，共1,278種

編號	時代	目錄名稱	冊卷數	編 者	版 本	叢書數量	分類體系	備 註
54	1994	四川大學圖書館古籍叢書目錄		倪晶瑩編	1994年四川大學出版社	857種	採《綜錄》序次編號排列	加上不同版本共計934部《綜錄》未見者91部另列附錄
55	1995	《中國叢書綜錄》未收日藏書目稿		李銳清編	1995年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中心	800餘種	採《綜錄》分類	爲日本十六所著名圖書館、文庫典藏中未見載於《綜錄》之中國叢書
56	1999	日本見藏中國叢書目初編		李銳清編著	1999年杭州大學出版社	2,400餘部	採《綜錄》分類	爲日本十六所著名圖書館、文庫之典藏情況
57	1999	中國叢書廣錄	上、下冊	陽海清編撰，陳彰璜參編	199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3,279種	採《綜錄》分類	所收皆《綜錄》所無或不同版本之古籍叢書
58	2000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叢書部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	2000年國家圖書館出版	186種		叢書提要
59	2003	中國叢書綜錄續編		施廷鏞編撰	2003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100餘種	約同《綜錄》分類	所收皆《綜錄》、《廣錄》所無或不同版本之古籍叢書
60	2003	中國叢書題識	上、下冊	施廷鏞編著	2003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餘種	同《綜錄》分類	
61	2000	叢書總目三編(1974-2000)		呂慧茹、蔡文彥、潘麗琳編	2005年臺灣學生書局《近現代新編叢書述論》附錄一	465種	綜合性叢書、專門性叢書	
62	2005	中國叢書知見錄	全六冊	施廷鏞編著，施銳、施展等整理	2005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近2,000種	約同《綜錄》分類	
63	2010	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	全二冊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	2009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2,274部	雜纂、輯佚、郡邑、氏族、獨撰類	僅收錄彙編性叢書，不收類編性叢書

上表中多數目錄可明確知其編刊資料，表格內容有目錄名稱、編者及年代版本。又專目已屬叢書專科與專類，表中記錄全目收錄叢書數量及分類體系。叢書專目自清中期顧修首編後，清代後期陸續且密集地展開續編與增補工作，直到民國初年，顧修「彙刻書目」系列補編還在發展中。民國開始，除了顧目遺緒，也進行有其它叢書專目系統，像個人知見的叢書編目、公藏單位圖書館典藏專目與叢書聯合總目等，一直到現當代，仍然繼續有整理編輯的成果。也由於是專門性蒐集，因此在收書數量上相當能反映叢書的編刊風氣與成就，收錄數量衆多，自然也逐漸發展出分類體系。清代叢書專目在此方面較有不足，然民國初年的專目終於提出體系嚐試，相關成績便在逐步摸索中積累發展起來，今天較爲成熟的叢書分類體系主要源起於此種型態之目錄。

民國以來，近現代公立圖書館成立。這些新式圖書館廣收各種圖書文獻，有承襲自過去的古籍，也有現當代作品。初期館藏目錄中還以中國典籍爲主，分類法亦多自傳統四部變化，後來西學作品增加，分類法傾向改採源自西法之新式分類。古籍叢書的歸隸有了兩種方式：一是編輯古籍專門目錄；一是適應新式分類。古籍專門目錄多採經、史、子、集、叢五部分類，叢部以彙編性叢書爲主，類編性叢書多歸置四部，然不論是類目名稱還是文獻結構，都不脫前此成果。加上各單位叢書存藏數量與情況不一，分類體系的建立與成績，並未超越前此叢書目錄成就。[7]而源自西法的新式中國圖書分類法中，叢書已併含近現代作品，亦有不少西方學科內容，與本文所討論之古籍叢書內涵已有異，是以二者都暫不在析理之列。

三、古籍叢書分類體系發展的幾個階段

綜合以上二表內容，古籍叢書分類體系發展可按時間先後，析爲五個主要階

[7] 筆者〈古籍叢書著錄的問題及其總目資料庫之建置構想〉一文，載於：輔仁大學圖書館編，《2004年古籍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2004），頁27-83。文中編製有〈現當代圖書館綜目叢書著錄情形表〉，收錄1949以來臺灣、大陸、香港、日韓、歐美著錄漢籍古籍叢書目錄59種，迄已增訂至80餘種。以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二版）》（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6）爲例，分經、史、子、集、叢書五部，叢書部下分「彙編類」、「方域類」、「族姓類」與「自著類」，加上末附新增，共收212部古籍叢書。又如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獨立有叢部，下分「匯編類」、「地方類」、「家集類」及「自著類」，收近200部叢書。

段：

(一) 分類體系的初步嚐試 —— 明末至清初

從表一可見，南宋尤袤（1127-1194）《遂初堂書目》（表一：1）即出現有叢書著錄，明代隨著圖書文獻的逐漸發展，書目中叢書著錄亦有成長，不過總體來說，此時期叢書著錄仍相對有限，除了所錄內容多宋元編刊外，四部類編性叢書各歸四部，彙編性叢書如《儒學警悟》、《百川學海》、《說郛》、《陳眉公秘笈》等，亦多以內容之彙集、龐雜特性，歸隸像類書、小說家等類。叢書的獨立設類未見，自無分類體系的進一步發展。

明代第一位，也是傳統目錄首見，突出叢書著錄並給予專門類別，甚至提出分類嚐試的，是萬曆時期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表一：15）。祁承㸁自幼受先祖藏書鼓舞，銳意裒聚圖書。[8]他一生經歷幾度藏書聚散，但仍矢志不改、勤蒐不輟，給自己立下圖書「月益之」的要求。[9]晚年他寫下〈澹生堂藏書約〉、〈庚申整書小記〉、〈庚申整書略例四則〉表達他對圖書蒐求、目錄著錄及分類等的思考，有所謂「因」、「益」、「通」、「互」等四種原則[10]，而這些理論也的確體現在他持續編纂整理的書目中。他在「益」的闡釋中提到叢書：

> 叢書之目不見於古，而冗編之著疊出於今。既非旁搜博採，以成一家之言。復非別類分門，以爲考覽之助。合經史而兼有之，採古今而並集焉。如後世所刻《百川學海》、《漢魏叢書》、《古今逸史》、《百家名書》、《稗海》、《秘笈》之類，斷非類家所可併收，故益以「叢書」者。[11]

祁承㸁「益」的概念是四部原先歸併而實應析離，他觀察到叢書形式不是熔裁後的一家言，是衆家各言；也不是類書一般分門別類的纂輯，是未析離的原書組聚，而內容上也兼有多部類別，這與早已形成的類書質性雖頗接近，但終不屬

[8] 明．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明清卷》第9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景清光緒18年會稽徐氏鑄學齋刻本），頁3-4。書前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約〉：「余十齡背先君子，時僅習句讀，而心竊慕古。通奉公在仕二十餘年，有遺書五七架，庋臥樓上。予每入樓，啓鑰取觀閱之，殊不能舉其義。然按籍摩娑，雖童子之所喜吸笙搖鼓者，弗樂於此也。」又「凡試事過武林，遍問坊肆所刻，便向委巷深衢，覓有異本，即鼠餘蠹剩，無不珍重，市歸手爲補綴。十餘年來館穀之所得，饘粥之所餘，無不歸之書者。合之先世，頗踰萬卷，藏載羽堂中。」

[9] 同註8，書前祁承㸁，〈庚申整書小記〉，頁9。

[10] 同註8，書前祁承㸁，〈庚申整書略例四則〉，頁15-23。

[11] 同註10，頁18。

一類。他在子部下，類書類後，新立「叢書類」，含續收共著錄叢書76部。他又別出新裁地給予這些叢書分類，分別是「國朝史」、「經史子雜」、「子彙」、「說彙」、「雜集」、「彙集」六項。

76部叢書不算多，但兼含類編性及彙編性叢書，祁承㸁依實際內容作出區分。他先規畫出主要收錄明代史部作品的類輯性叢編，即「國朝史」，如《國朝典故》、《國朝紀錄彙編》；再者是內容經史子兼有的雜纂性叢書「經史子雜」，如《漢魏叢書》、《百川學海》；專收子書或子類作品的「子彙」，如《顏氏傳書》、《廿子全書》；專收小說、筆記、雜述等說部作品的「說彙」，如正續《稗海》、《四十家小說》，以及雜有子部其他類別作品的「雜集」，如《山居雜志》、《山林經濟籍》；最後是無特定內容類別的「彙集」，像是個人撰著的叢集、集部作品的彙編及其他雜抄類纂，如《陸文裕公外集》、《詩法統宗》、《百家類纂》等。76部叢書有的顯爲單一部類纂輯，祁承㸁另互著於經、史、子、集四部中，有的確爲多部類叢編，無法再歸四部，而所有叢書子目則又一一析離，再各按作品內容性質分入於傳統四部類目下。

《澹生堂藏書目》於子部叢書類外，收錄叢編性作品其實還不少，例如「經部・孝經」有「叢書」小類，著錄「朱鴻輯」《孝經》作品「共十冊」[12]；「經部・理學・遺書」有《邵子全書十六冊》、《王文成公全書二十冊》、《王文定公遺書十冊》等近10種叢編[13]；《史部・國朝史・彙錄》互見有「子部・叢書・國朝史」內容；「子部・小說家・說叢」也互見有「子部・叢書・說彙」內容；此外「集部・總集・詩編」還多有今天也視爲叢書的作品，如《三唐百家詩集》、《宋元名家詩集四十冊》[14]等；「集部・別集・國朝分省諸公詩文集」有《王氏家藏集十三冊》、《御龍子集三十冊》、《皇極篇》等個人獨撰叢書[15]，《御龍子集》還互見在「子部・叢書・續收」中。這些叢編作品與獨立設類的叢書，有同樣的著錄格式，即在總書名之下都擁有雙行小字的子目書名附載，形式上十分容易辨識。

[12] 同註8，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頁72。朱鴻此輯，祁承㸁未著書名，僅列示子目11種。今陽海清，《中國叢書廣錄・類編叢書・經類・孝經類》（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383-384，收有明朱鴻編《孝經叢書》、《孝經總函十二集》、《孝經彙刊》、《孝經總類》四種，子目情況與祁氏所著有出入，數量也從10至20種不等。（以下簡稱《廣錄》）

[13] 同註8，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頁92-94。

[14] 同註8，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頁464-471。

[15] 同註8，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頁523-525。

祁承㸁發現圖書實具內容與形式兩種性質，他在書目中進行三級分類，一、二級是傳統內容類目，三級則充滿形式特質的原則[16]，重視形式是他之所以能識別並獨立出「叢書類」的原因。不過畢竟是初步嚐試，以今天眼光看來，他在叢書判別與實際分類上，形式原則與內容原則仍有相當的含混。像上述收入「經部・孝經・叢書」、「經部・理學・遺書」、「史部・國朝史・彙錄」、「子部・小說家・說叢」中的類輯性叢編，因爲內容性質純粹，所以各按傳統歸於四部，它們的叢編性質則在三級分類類目中呈現，然而有的類編作品互著於「叢書類」相關類目中，有的卻沒有，與已獨立設類的「叢書」間，分類原則不能說無參差。

再看「子部・叢書類」76部叢書，六項群組，祁氏的分類原則又是兼有形式與內容兩方面的。形式上，它們都是叢編性作品，與單行本不同，所以獨立設類。內容上，四部觀念仍佔重要地位，「國朝史」、「子彙」、「說彙」是這類分類概念的產物，即類編性叢書的意謂，而對於四部彙的作品，難以單純指稱，就只好用「經史子雜」、「雜集」、「彙集」等名詞勉強描述。而事實上，「國朝史」中收錄9部叢書，除《國朝典故》等幾部以「國朝」名首的史部類編作品外，也有像《范氏二十種奇書》，以經、子性質爲主的彙編，及《澹生堂餘苑》經、史、子、集四部俱備的大型彙編，所謂依內容分析也不盡精確。而「經史子雜」中的《百川學海》、《夷門廣牘》是收有不少集部作品的叢書，類目名稱上也未能全然反映，更不用說「雜集」、「彙集」所表現的內容難明、概念含混與類名詞窮了。祁氏的獨立設類與內容體系建立嚐試，於叢書分類發展有開先河之功，但對叢書文獻認識尚屬初步，所規畫叢書分類結構僅以判定之數十部作品爲主，並仍囿限於傳統內容分類思考，是以未能有效建構合理、明晰的叢書內容體系。

祁氏之後，其孫明末清初祁理孫（1627-1675）《奕慶藏書樓書目》（表一：19），繼承祖志，在四部分類外，獨立設置「四部彙」，比其祖「子部・叢書類」的二級類目更上層樓，首見與四部並列的一級類目處理，形成五部分類的事實。「四部彙」顧名思義，收內容兼收四部的彙編作品，此部中收14部雜纂性叢書，無類編性作品，所收內容也不再互見於四部類目，允爲雜纂性叢書的專

[16] 以「經部・理學類」爲例，其下再分「性理」、「詮集」、「遺書」、「語錄」、「論著」及「圖說」 六小類，六類中內容原則與形式原則的分類法兼有並具。

類，但其下並無次類細分。雖然祁理孫並未建立叢書分類體系，但《奕慶藏書樓書目》四部類目中，像「經・經總」、「史・裒輯」、「子・諸子」、「子・兵家」、「子・稗家・說叢」等類，在二級類目中出現描述叢輯作品的類名，各也收了像《九經正文》、《紀錄彙編》、《子彙》、《武經七書》、《欣賞編》等宋明類編或具類輯特色的叢書，僅「子・稗家・說叢」一類就收有30部。[17]儘管全目叢編作品無進一步析理，但事實上卻是類編與彙編兩大類明確分野的景況，類編入四部二級類目，彙編雜纂入「四部彙」一級類目，比《澹生堂藏書目》類編、彙編叢書混雜的情況要單純明白許多。當然，祁理孫目錄收錄有限，故能單純化，然這也展現了對叢書文獻更準確的認識與掌握。

清代初期還有姚際恆（1647-約1715）《好古堂書目》（表一：21）有一級類目「經史子集總」的設類，但僅收4部叢書，也無體系分類。另乾隆時期徵集天下圖書時各省所編進目錄之一《浙江採集遺書總錄》（表一：22），此目亦有子部叢書類之二級獨立類目，收23部雜纂性叢書，然也無分類體系。

1699年，相當於清康熙三十八年，日本一色時棟編《二酉洞》（表二：1）。此目嚴靈峯《書目類編》有收錄，據日本元祿十二年（1699）林久兵衛刊本影印，題《唐本類書目錄》。「唐本」指中國圖書，「類書」是因《二酉洞》書目中凡例稱所收爲「古今類書」。[18]《二酉洞》「類書」之意，或許並非我國古籍體裁「類書」，而是同類彙編之書。事實上除書中《三才圖會》屬眞正類書外，其餘皆爲漢籍叢書。[19]這是第一部叢書專門目錄，書中分「經類」、「史類」、「子類」、「集類」、「雜類」五項，又「續」收「醫書」、「釋書」兩類，總共39部叢書（不含《三才圖會》）。前四類是類編性叢書，但收錄數量有限，每類僅1至4種，如經類收《十三經註疏》等4種、史類收《二十一史》1種、「雜類」則收雜纂性叢書，如《漢魏叢書》、《津逮秘書》等，計19種。雖然全目收錄叢書不多，也只有粗淺的一級分類，但首先它能夠從形式特質來觀察、收錄叢書文獻，同時掌握類編與彙編兩種內容性質，其次分類架構簡明清晰，類目名稱符合漢籍文獻認知習慣，且內容繫屬合理，叢書文獻大致的體系可謂出現。

[17] 清・祁理孫，《奕慶藏書樓書目》，《書目類編》31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18] (日)一色時棟，〈凡例〉，《唐本類書目錄》，《書目類編》99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頁44153-44154。

[19] 同註18，〈凡例〉稱：「《三才圖會》一書雖非類書之列，以其載于草藁，不忍棄去，今存之。」則推測編者之「類書」意或非專有名詞。

可惜的是，這部目錄對日本或中土書目幾無影響，直至清末都罕能見到這個分類體系的大量發揮。[20]

(二) 分類體系發展的停滯 —— 清乾隆至清後期

從表一清乾隆時期纂修《四庫全書總目》（表一：23）開始，直至清末張之洞（1837-1909）《書目答問》（表一：47）出現前後，百餘年間公私書目表現叢書著錄與分類，可見幾點共同情況：一是叢書著錄數量雖見大幅成長，獨立設類風氣卻未大開；二是彙編雜纂性叢書仍多歸隸子部雜家類、類書類與小說類；三是分類體系發展仍十分有限。清代公私圖書目錄中，不僅叢書著錄十分普遍，數量也明顯增加，而內容更能反映明、清以來的編刊成果。以楊氏《海源閣書目》（表一：42）爲例，子部雜家類雜編之屬收錄叢書100餘部；孔廣陶（1832-1890）《三十有三萬卷堂書目略》（表一：43）子部雜家類共收約70部雜纂性爲主叢書，集部別集雜編之屬有近50部彙編獨撰性叢書；方功惠（1829-1897）《碧琳瑯館藏書目錄》（表一：46）子部雜家類收95部雜纂性爲主叢書，這些內容含多部類作品的大型纂輯以及動輒近百部的大量收錄，卻沒有獨立設類的考量，而是沿襲傳統圖書目錄的歸隸，置入子部各類中。除彭元瑞（約1732-1803）《知聖道齋書目》（表一：26）、黎庶昌（1837-1896）《拙尊園存書目》（表一：39）、丁丙（1832-1899）《八千卷樓書目》（表一：44）、陳之樹光緒六年（1880）《仙源書院藏書目錄初編》（表一：48）、顧璜光緒二十四年（1898）《大梁書院藏書總目》（表一：49）及蕭名湖光緒二十四年《如園架上書鈔目》（表一：50）有一至三級不等之獨立設類外，其餘罕見叢書設類，而具獨立類目的書目中，亦僅見《仙源書院藏書目錄初編》擁有分類體系的設計。

仙源書院清末設於安徽黃山，《仙源書院藏書目錄初編》由陳之樹等編，光緒六年啓元堂刻本。[21]此目卷首即「彙刻書」部，後接經、史、子、集四部。

[20] 《二酉洞》不僅對中土叢書目錄影響有限，就是1820年日人松澤老泉編《彙刻書目外集》六冊，主要的啓發也是中土流傳過去的1799年顧脩《彙刻書目初編》。松澤老泉，《彙刻書目外集》，（〔日本〕文政三年（1820）江戶刊本，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自敘〉：「余承先人遺囑，簿書計算之暇，裒古今叢書目錄，排比整列，既得四百餘部，藏之篋底久矣。己未之冬，獲桐川顧氏《彙刻書目》而閱之，其所收止二百八十四部矣。今以余所錄比對校勘之，以補其遺漏，並是正其訛謬焉。其所補錄既陪於顧氏之原彙，竟裒成六卷，名曰《彙刻書目外集》」。此目同分冊不分類，實際內容約以四部爲次。

[21] 清・陳之樹等，《仙源書院藏書目錄初編》，《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64冊（北京：北京圖

「彙刻書」部下分「經部彙刻類」、「史部彙刻類」、「子部彙刻類」、「集部彙刻類」及「四部彙刻類」。「經部彙刻類」類目下又有「小學六書類彙刻」及「小學九數類彙刻」的說明，「子部彙刻類」下則有「總彙」、「儒家彙刻」、「兵家彙刻」及「醫家彙刻」的小類註記。由此結構看來，「彙刻書」爲叢書專類，含類編及彙編作品，並有三級類目的分類體系，具有前述叢書專目《二酉洞》的類同架構，還多出更細膩的次分內容。不過事實上，整體「彙刻書」部僅著錄11部叢編作品，「史部彙刻類」、「子部彙刻類」與「集部彙刻類」甚至各只有1部，而類目下的次分註記並非實質分類，是編目者的相關收錄概念說明。此目究竟只是一所書院的藏書目錄，叢書存藏數量不可能過於巨大，編目者以實藏進行區分。然即使如此，《仙源書院藏書目錄初編》仍展現了對叢書文獻的認識與大體把握。可惜此目重要性不高，流傳未廣，在清末圖書目錄編輯分類上影響很有限。

雖然此階段分類體系成果不多，但有兩部目錄發展值得關注，一是《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一是丁丙《八千卷樓書目》。《總目》是乾隆時期纂修《四庫全書》的產品之一。《四庫全書》開館之前即已廣向全國徵求圖書，當時徵集作品計有13,501種[22]，叢編性作品未見排斥。[23]但《四庫全書》實際纂修時，叢編作品收入不到20部，《總目》之中列入「存目」的叢書，以主要的子部雜家類內容看，約在40部左右。[24]《四庫全書》編纂前出現的宋、元、明、清初叢書在500部以上[25]，《四庫全書》顯然採錄有限。而在《總目》分類上，叢書沒有獨立設類與名稱，主要的幾十部雜纂性叢書被歸入到子部雜家類的三級類目——「雜纂之屬」與「雜編之屬」中。

書館出版社，2008）。

[22] 參見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89），頁166。

[23] 由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四日〈諭內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所見，乾隆指示所屬辦理採集古往今來著作，不管是圖書類別還是內容，都僅談到「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倡詩文，瑣碎無當者，均毋庸採取外，」其他歷代流傳著作、傳注、詩文專集，「概行查明」，沒有明言排拒叢書。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1-2。又據吳慰祖，《四庫各省採進書目》，《書目類編》13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末附〈書名索引〉，吳氏所收59種採進書目中多見叢書，彙編雜纂、郡邑、氏族、類編叢書都不少，更不用說明清以來大量叢編式個人全集、遺書了。

[24] 叢書的認定，今爭議猶存，此處採計原則主要是見收於《綜錄》及《廣錄》者。

[25] 此數量僅據《綜錄》所收計算而來。

其實四庫館臣是了解叢書的，在《總目・子部・雜家類・雜編之屬》末附案語，館臣提到對叢書的概念與處理。他們明確定義此種圖書是「以數人之書合爲一編而別題以總名」[26]，稱呼其爲「叢書」，而且追溯了它的發展，從《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已出現「一家言」式的類編，之後左圭《百川學海》是「兼裒諸家雜記」[27]的彙編性作品。此種圖書至明代大爲發展，甚至它在《明史・藝文志》中歸入類書類，館臣也直指其失。但《四庫全書》畢竟是在編成一部綜合古今的圖書大成之作，整理期間進行了龐大複雜的工序，它的本旨非傳世圖書客觀、總體記錄，它的收錄內容與處理方式自有單部圖書結構考量。[28]像叢書這種大量彙集前修的作品，爲不複重內容，當然是「離析其書，各著於錄」，打散叢書子目，選擇性收錄，而原始叢書書目資料則「附存其目，以不沒蒐輯之功」。[29]當然，叢書未多收還有品質等的問題。至於稱「雜纂」、「雜編」，不稱「叢書」，是爲與「雜家類」中另外「雜學之屬」、「雜考之屬」、「雜說之屬」、「雜品之屬」作整體分類原則考量，未必就是叢書絕對概念的表示。《總目》沒有針對性地給予叢書著錄與分類，然而此舉卻意外地使叢書失去確立目錄地位的絕佳機會。

清丁丙《八千卷樓書目》，收錄有史以來私家藏書目中最高數量的彙編性叢書215部。此目仿《四庫全書總目》分類，子部雜家類中也有三級類目 —— 雜學之屬、雜考之屬、雜說之屬、雜纂之屬，唯原《總目》的「雜編之屬」，《八千卷樓書目》改成「叢書之屬」。「叢書之屬」中實含雜纂、獨撰、郡邑、輯佚等彙編性叢書，也有部分類編叢書，叢書間排序原則則未明。丁氏時至晚清，叢書大量出現，名與實都非「雜編」一詞所可涵蓋，因此逕改類名，可惜收錄叢書雖多，進一步的分類體系仍然沒有細加呈現。

這個階段中最重要的叢書著錄發展以及所謂「停滯」的指陳，主要是針對表二叢書專門目錄。嘉慶四年顧修首編《彙刻書目初編》（表二：2）（以下簡稱「顧目」），收叢書285種，是第一部具影響的叢書專門目錄。顧目分冊不分類，各冊以甲、乙、丙、丁等十天干序次，罕見地在傳統書目中毫無分類。顧修

[26] 參見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頁2467-2468。

[27] 同註26。

[28] 此觀念已見吳哲夫，〈四庫全書館臣處理叢書方法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17：2（1999.12），頁19-40，左2。

[29] 同註26，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

自序中沒有談到不分類的因由，但很顯然，叢書這種彙集式作品，在內容性質上不易析理，收錄數量多了，反而造成更大困擾，更難加以區別及組織，是以僅著錄，不分類。不過顧目明顯分類雖無，隱性分類卻實有。十冊中著錄次第並非雜亂無章，顧目基本上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是四部，第二層是編輯時代。第一冊主收經、史、子等類編性叢書；第二冊到第六冊大半，佔全目二分之一份量，收「子部」叢書，事實上大部分是兼有多部內容的雜纂性叢書；第七、八、九冊爲詩總集、詞總集、文總集、別集、雜劇、傳奇叢書；第十冊僅一《道藏全部》。[30]這樣的分編與次序，體現了顧修以傳統四部爲出發的叢書結構概念，內容性質仍是分析的主要考量，所以即使半數的內容都屬四部兼收的雜纂性叢書，顧修仍以其「雜」廁置於子部中。顧修的分編方式只是著錄原則，未爲明確、嚴謹分類系統，由天干爲序的分冊中是無法直觀其規律的，因此給予人們的印象仍是未析理狀態。285種叢書，不分類，無索引，檢尋上當然也不無問題，可是顧目未嚐試處理，這又使得專門目錄建立分類體系的一線良機受到阻滯。

顧修之後，隨著叢書編刊成果愈益發達，專目收錄方式獲得肯定，續補《彙刻書目》的工作也很快接續展開。從表二中可見，主要有光緒元年（1875）陳光照（？-1898）、光緒二年（1876）傅雲龍（1840-1901）、光緒十二年（1886）朱學勤（1823-1875）、王懿榮（1845-1900）等人的增補，叢書收錄量成長一倍，不過因多是延續顧修成果，所以編輯體例也沿用了初始的分冊不分類，包括隱性的內容編次。叢書數量是大幅增加了，對此種文獻全盤整理、建立內容體系卻更形困難與退卻。即使是非顧修續補系列的叢書目錄，像朱記榮（1875？-1904？）《行素草堂目睹書錄》（表二：14）十冊，也產生襲用《彙刻書目》分編方式的現象，僅以天干序冊，無具體分類。[31]等到叢書專目分類體系的眞正出現，距顧目已是百餘年後的民國時期。如果說明代藏書目中因叢書收錄有限而未完善分類體系，清代叢書專門目錄應該是最有機會提出結構式的觀察與整理的。然而事實是，清代從公私圖書目錄至叢書專目皆未能有具影響性的進

[30] 參見清．顧修，《彙刻書目初編》（日本文政元年（1818）江戶刻本，覆〔清〕桐川顧氏刊本，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31] 清．朱記榮，《行素草堂目睹書錄》，《書目類編》58-60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此目十編，同無分類結構，各冊著錄叢書以類相從，不過與顧修次第有異，如甲編收經部叢書，乙編爲收有經部子目的雜纂性叢書，丙編爲收有經部子目的獨撰性叢書，丁、戊爲史部與子部叢書，己、庚爲雜纂性叢書，辛爲集部叢書，壬、癸爲藏經。

展，以清代擁有的種種條件背景來說，這不僅是停滯狀態，甚至可說是退步了，耗去的時間超過百年。

(三) 分類體系眞正的出現 —— 清末至民國初期

1.張之洞《書目答問》

近現代談到古籍叢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兩段話當屬清末張之洞（1837-1909）《書目答問》（表一：49）中所言：

> 叢書最便學者，爲其一部之中可該羣籍，蒐殘存佚，爲功尤鉅，欲多讀古書，非買叢書不可。其中經、史、子、集皆有，勢難隸於四部，故別爲類。[32]

> 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但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加精雕。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如歙之鮑，吳之黃，南海之伍，金山之錢，可決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豈不勝於自著書、自刻集者乎？[33]

張之洞不是第一個提出叢書立類並列於一級類目的人，但歷經百年沉寂，成書於光緒元年（1875）的《書目答問》，在立類與對叢書的大力推崇上，顯得格外清新別緻，成爲古典時期最重要的一次表現與倡言。《書目答問》不是一部私人藏書目錄，它更像一部具份量的國學基本推薦書單，然而此書單是具有傳統圖書分類結構的，而且是出於精心設計的完整架構，因此歷來也視之爲一種圖書目錄。此目分經、史、子、集、叢書五部，「叢書」部著錄明清作品106種，叢書的形式特質並獲得描述，一句「勢難隸於四部」，傳統書目的四部分類才眞正受到衝擊，五部分類於焉形成。

不過106種叢書不是歷代叢編的普遍著錄，是經挑選認爲具「多存古書，有關實學，校刊精審者」[34]的雜纂及「考訂經史」[35]爲主的個人著述。張之洞

[32] 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附補正》，《書目答問二種》（北京：三聯書店，1998），卷五〈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條下小注，頁250。

[33] 同註32，書後附一〈別錄・勸刻書說〉，頁263。

[34] 同註32，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附補正》，〈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目後，頁254。又舉例宋・左圭《百川學海》、明刻《續百川學海》、明《寶顏堂秘笈》、清《龍威秘書》等雜纂性叢書：「或校刊不精，或删改，或瑣雜，若寒士求書不易，得之亦可備考，但不可盡據耳。」

[35] 同註32，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附補正》，〈國朝一人自著叢書〉目後，頁259。

在有限內容中給予簡要分類——「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國朝一人自著叢書」。前者爲明、清雜纂性叢書，間也錄有類編性作品；後者是清人獨撰性叢書。《書目答問》立基於古籍評選以爲薦讀，本非一般藏書目錄，分類情況固不能同等要求。[36]兩大類目分別描述了多人作品合刻的叢書與個人獨撰作品的結集，儘管以著者情況來劃分類型顯得過於粗略，未能對應叢書文獻的眞正內涵，但指稱明確，而且重點在張氏把「別集」與「自著叢書」分離，首次讓「自著叢書」得到正名，仍具有相當識見與成就。

依靠著《書目答問》的高知名度，這樣的分類推廣了好一段時間。像清宣統三年（1911）保釐東《山東圖書館辛亥年藏書目錄》（表一：57）、民國6年（1917）袁紹昂《山東圖書館書目》（表一：60）、民國6年高樹基《陝西圖書館書目》（表一：66）、民國6年陳國瑛《河南圖書館藏書總目》（表一：67）、民國10年（1921）王廷揚《東海藏書樓書目》（表一：70），至民國15年（1926）趙詒深《趙氏圖書館藏書目錄》（表一：79），至少有6種書目採行過這個分類與類名。另民國2年（1912）譚新嘉《天津圖書館叢書總目》（表二：17）分「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以地分編之叢書」與「一人一族著述合刻叢書」三類，也明顯是《書目答問》的架構發展。又民國10年（1921）《吉林省立圖書館書目》（表一：72）、民國12年（1923）徐福墉等《太倉縣立圖書館目錄》（表一：73）、民國13年（1924）《湖北省立圖書館圖書目錄》（表一：75），以「彙刻類」與「一人自著類」對舉，仍是《書目答問》的分類方法與概念。

2.楊守敬原編、李之鼎補編《叢書舉要》

進入民國後，第一部廣泛收錄叢書文獻並進行有結構體系分類的目錄——楊守敬（1839-1915）原編、李之鼎補編《叢書舉要》（表二：21）。此目經過三次整理編輯，一是清末楊守敬手稿二十卷，二是託付李氏增補續作的民國3年（1914）《叢書舉要》六十卷，三是民國7年（1918）李之鼎再補續《增訂叢書舉要》八十卷（表二：22）。楊氏手稿今僅剩殘卷14葉[37]，無法看出原始完整

[36] 同註32，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附補正》，張之洞於書前〈書目答問略例〉言：「茲乃隨手記錄，欲使初學便於翻檢，非若藏書家編次目錄，故不盡用前人書目體例」，頁6。此雖不針對叢書，但可窺見張氏整體編輯、分類概念與原則。

[37] 參見楊守敬原編，李之鼎補編，《增訂叢書舉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2），曾夢陽等〈前言〉，頁11-12，言及楊守敬殘稿本原藏重慶市圖書館，存14葉，首葉首行頂格有「經部」二字，收經部叢書。

內容與分類情況，能夠觀察分類體系面貌的是李之鼎整理兩部。六十卷本《叢書舉要》突破楊氏原編「舉要」之意，改採廣蒐博採，「凡耳目所及，咸著於編」[38]，共收901種叢書。李之鼎規劃了11項類目，見表三：

表三：李之鼎《叢書舉要》分類表

經
史
子
集
叢書
自著叢書
明代叢書
郡邑叢書
彙刊書目
釋家
道家

很顯然傳統圖書分類概念影響，爲首還是最易識別出的經、史、子、集四種類編性叢書。「叢書」部收的是清代雜纂性叢書；「自著叢書」爲宋代至清個人獨撰性叢編；「明代叢書」收宋、元、明三代雜纂性叢書；「郡邑叢書」收地方性叢書；「彙刊書目」則爲群書刊刻目錄，內中不盡屬實際編刊的叢書[39]；釋、道兩部主要爲《大藏經》與《道藏》。以類目名稱看，「叢書」專收清代，卻沒有特別標舉時代，「明代叢書」實含宋、元、明三代，卻又僅標一代，名實未符。「自著叢書」比起《書目答問》的「國朝一人自著叢書」簡明扼要。「郡邑叢書」是首度出現的類名，與前一年出版的譚新嘉《天津圖書館叢書總目》析出「以地分編之叢書」一樣，代表地方性叢編特色受到注意。

再從體系性來看，四部類編叢書清晰明確，雜纂性叢書也不再附繫子部，而有獨立的、與類編同位階的地位，釋、道叢編內容性質特殊，也獲得個別的突顯，這些都是李之鼎在叢書文獻分析上的成就。可是「叢書」部名稱籠統寬泛，

[38] 同註37，李之鼎〈原編序〉，頁19。

[39] 清・楊守敬原編，李之鼎補編，《叢書舉要》（民國三年宜秋館聚珍仿宋本，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卷五十四〈彙刊書目部〉，著錄8條內容，例「明經廠書目」、「金山錢氏家刻書總目」、「江南製造局繙譯各種西書價目」等，皆不屬叢書，屬圖書目錄。

性質也屬全稱，而「自著」、「明代」、「郡邑」等是特稱，特稱應爲全稱之下的類別項目，在此卻呈現出全稱、特稱同級的情況，除了內容表示不明，也實難有效區隔與其他類目的範圍。又如「明代叢書」，突兀地以時間爲分類原則，在同級分類中出現原則參差的問題。這樣或以時間，或以內容性質表現，也有型態性的標名，彼此欠缺統一屬性分類及分級，文獻間的關連性便難以明白掌握。八十卷本的《增訂叢書舉要》四年後推出，李之鼎發現了類目名稱的問題，他將先前的「明代叢書」改爲「前代叢書」；「叢書」改爲「近代叢書」，讓同爲雜纂性叢書有了較前合理的時間區分與關係，叢書文獻分類體系至此又進一大步。《增訂叢書舉要》收錄量大，又提出有分類體系，在民國初期具相當影響性，直至民國李盛鐸（1859-1934）《天津延古堂李氏舊藏書目》（表一：90）、梁啓超（1873-1929）《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表一：94）及劉承幹（1881-1963）《嘉業藏書樓書目》（表一：95），都還可以見到在叢書部類中採用李之鼎分類法的影子。

3.《雲南圖書館書目初編》、《甘肅省公立圖書館書目》

民國4年（1915）《雲南圖書館書目初編》（表一：62）及民國13年（1924）《甘肅省公立圖書館書目》（表一：74），在其叢書一級專類中設計有「古逸類」、「專叢類」、「家叢類」及「雜叢類」之分類體系。《雲南圖書館書目初編》「叢書部」共收41部叢書，含部分新學叢編；《甘肅省公立圖書館書目》「叢書部」則僅19部叢書。在這個分類法中，四種類目名稱都是首度出現，「古逸類」主要收輯佚性作品，「專叢」有主題性及類編性叢書，「家叢」屬個人或氏族性叢書，「雜叢」則爲多部類子目作品叢書。以類目名稱來看，用詞簡要，也有效標舉出「專叢」、「家叢」與「雜叢」三者的關連與區隔。不過，「古逸類」表現的是作品內涵，「專叢」等是針對叢書型態的歸納，在同一級的分類中，原則並不協調。此簡要分類主要爲適應二館的叢書實藏，並且是相當有限的內容，未爲全面的含括，加上屬地方圖書館藏書綜合目錄，因此在叢書分類發展上影響不大。

4.劉聲木《續補彙刻書目》

民國18至24年（1929-1935），劉聲木（1876-1959）有續補、再續補、三續補《彙刻書目》（表二：27、28、34）。劉氏排除包括：顧修、傅雲龍、羅振玉（1866-1940）、朱記榮、李之鼎等人叢書目錄內容，專收以上未備及清代出

現的大宗「集部」編刊，民國18年的《續補彙刻書目》收錄叢書1,580餘種。[40] 劉氏因應收錄內容，提出一套分類體系，如表四所見：

表四：劉聲木《續補彙刻書目》分類表

經
史
子
叢書
家集
前代叢刊
叢刊
前代全集
順康朝全集
雍乾朝全集
嘉慶朝全集
道光朝全集
咸豐朝全集
同治朝全集
光緒朝全集
宣統朝全集
總集
詞曲並詩文評
譯著叢刊

劉氏的目錄內容與分類，集中在清代及集部叢編，集部類目佔全目半數以上。經、史、子三種彙刻數量不多，且顧修等前人已蒐羅殆遍[41]，所以僅以少數篇幅表現。「叢書」收錄多人作品的彙刻；「家集」收家族性作品叢編；「前代叢刊」、「叢刊」主要是明與清代個人雜纂性彙編；「前代全集」與清各朝全集，收錄明清個人集部作品叢編，像別集、個人全集；「總集」與「詞曲並詩文評」如其名；「譯著叢刊」則收清代西學、實學類叢書。劉氏分類架構有些神似李之鼎《叢書舉要》，不過類編叢書僅經、史、子置前。雜纂性叢書又出現類目名稱籠統含混的問題，從「叢書」、「叢刊」等名稱中分辨不出其間差異以及彼

[40] 參見劉聲木，《續補彙刻書目》三十卷（民國十八年（1929）廬江劉聲木刻直介堂叢刻初編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序〉、〈凡例〉。

[41] 同註40，劉聲木，《續補彙刻書目》，〈凡例〉。

此關連性。「家集」一類標舉氏族性叢編，但在幾項含混類目中仍難以突顯。集部類目內容獨大，細膩地把獨撰雜纂、獨撰別集、總集以及詞曲詩文評分離開，獨撰別集甚至得以時間再作區分，是空前對集部叢編的析理成就。然整體而言，類目名稱未見進步，內容類別失衡，分類原則也不一致，是一部有所偏重的叢書目錄與分類體系。

5.孫殿起《叢書目錄拾遺》

民國23年（1934）孫殿起編《叢書目錄拾遺》十二卷（表二：31）。孫殿起是一名書商，多年販書經歷讓他經眼圖書豐富，加上他博覽強記，究學用功，生平寓目圖書曾編成多種目錄。[42]他有感叢書目錄雖多，但著錄漏略者仍不少，因此在排除當世所見較全備的幾部目錄，如沈乾一《叢書書目彙編》、劉聲木《續補彙刻書目》及杜聯喆《叢書書目續編》外[43]，另編了《叢書目錄拾遺》。此目收叢書523種，有分類系統如表五：

表五：孫殿起《叢書目錄拾遺》分類表

經
史
子
集部自著（順治朝至康熙朝，前代附）
集部自著（雍正朝至宣統朝，近代附）
集部（家集，總集，詞曲）
叢刊部自著（順治朝至乾隆朝，前代附）
叢刊部自著（嘉慶朝至道光朝）
叢刊部自著（咸豐朝至同治朝）
叢刊部自著（光緒朝至宣統朝，近代附）
叢刊部（順治朝至嘉慶朝，前代附）
叢刊部（道光朝至宣統朝，郡邑、近代附）

孫殿起在書前〈略例〉說：「遵朱氏《彙刻書目》之例，以經史子集四部分

[42] 參見孫殿起，《叢書目錄拾遺》（民國二十三年（1934）冀縣孫氏借閒居鉛印本），倫明〈序〉，葉二，言孫：「生平所寓目，皆有記錄，積藁厚逾尺。比者整理刪薙，成《販書偶記》若干卷。又以顧修以下舉叢書目錄者，無慮十數家，俱不免有所漏略，又成《叢書目錄拾遺》若干卷。」

[43] 沈乾一，《叢書書目彙編》（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醫學書局印行），爲一目錄辭典式編排法的叢書目錄，收2,086種叢書。杜聯喆，《叢書書目續編》（民國二十年（1931）燕京大學鉛印），爲沈目的補編，收約200種叢書。

類」。[44]朱氏應指朱學勤，朱學勤曾增補顧修《彙刻書目初編》至二十冊，光緒十二至十五年（1886-1889）王懿榮取以重編刊行；民國8年（1919）又有周毓邠在其基礎上續編，成目四十卷。以上二目事實上都沒有分類，孫氏指的應是隱性的四部次第。不過朱氏的次第還是與孫目不同[45]，孫目具明確的、新穎的分類系統。首先，四部類編叢書與雜纂叢刊完全析離開來，「集部自著」、「叢刊部自著」與「叢刊部」數量多，再按時間次分。雖然類目名稱突破有限，體系也較單純，但孫目是第一個實行二級分類的作品。以往叢書分類都只有單級，對於具從屬關係及數量較多的類別，無法恰當安排層級與位置。孫目置「家集」、「總集」等於「集部」下；「叢刊自著」與「叢刊」特質不同，它們又各有大量內容，各再以時間區分界限，層次清楚，關係明確，允爲一可貴創意。

6.《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

民國初期最主要一部具叢書分類影響的目錄，是兼具傳統色彩並擁有新式圖書館性質的《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表一：87）（以下簡稱《國學目》）。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前身爲江南圖書館，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由時任兩江總督端方在南京所創設，是中國最早地方官辦現代型圖書館之一，以擁有清末丁丙、丁申八千卷樓舊藏六十萬卷成名。[46]江南圖書館成立後，又廣泛接收、徵集與購求各界圖書文獻，宣統年間編印有線裝排印《江南圖書館書目》（表一：56），爲館內閱覽檢查之用。[47]此目爲經、史、子、集、叢、志六部分類，叢書類僅標列典藏架號及內容簡目，沒有進一步分類。[48]江南圖書館民國18年（1929）改稱「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由柳詒徵（1880-1956）主持館務。柳氏復大力蒐求，中文館藏總量達二十三萬餘冊。[49]民國22至24年（1933-1935）該館編印《國學目》，民國25年再出《補編》。由於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是公共圖書館，藏書來源、內容結構與私家藏書自大不相同，它不僅廣泛收藏古

[44] 同註42，孫殿起，《叢書目錄拾遺》，〈略例〉。

[45] 朱學勤增補《彙刻書目》，內容著錄主要依次爲經、史、子、雜纂叢書、獨撰叢書、兵家叢書、醫家叢書、算學叢書、小說叢書、總集、個人全集、詩集、釋道藏等。

[46] 參見傅璇琮等主編，《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第八編〈二十世紀中國藏書〉，頁1100-1106。

[47] 同註46，傅璇琮等主編，《中國藏書通史》，頁1102-1104。

[48] 江南圖書館編，《江南圖書館書目》，《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25-2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49] 參見喬衍琯，《書目四編敘錄》（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0），〈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讀後記〉，頁34。

今各種圖書文獻，著錄上也不僅以珍善本爲尚，而爲了提供各界使用，分類更須加以著意。《國學目》分經、史、子、集、志、圖、叢七部，叢書收錄連同《補編》內容共1,006種。一級類目的叢部又次分若干類，詳見表六。

表六：《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分類表

叢部	類刻類	經部之屬	羣經、一家、小學
		史部之屬	總錄、專錄、雜錄
		子部之屬	
		集部之屬	詩文、詞、曲、文評
		志部之屬	
	彙編類		
	郡邑類	雜編之屬	
		詩文之屬	
	氏族類	雜編之屬	
		詩文之屬	
	獨撰類	漢迄明之屬	
		清代之屬一	
		清代之屬二	
		清代之屬三	
		清代之屬四	
		見(現)代之屬	

此目叢部首見三層分類體系：第一層按內容與型態性質分爲五類，類目名稱多首見，如「類刻」、「彙編」、「氏族」與「獨撰」。前二者以「類刻」、「彙編」二詞對舉，內容特色與分別性一目瞭然；「氏族」作爲一家一姓多人作品叢編，符合傳統概念用語，也較前此「家集」要周延許多；「獨撰」即過去稱「自著」者，在此相對「氏族」而言。架構簡明清晰，突出了幾種主要的叢書類型並將它們以一定關連性統屬起來。第二層中，經、史、子、集四部繫屬於「類刻」下，集部內容單純，有相淆問題的郡邑、氏族、獨撰詩文叢編各獨立析出，不再讓集部性質過於複雜，同爲《國學目》的設計創意與優點。第三層分類不多，以四部類編內容爲主。此目問題則在，第二層與第三層中屢見原則不同的分類法，像「郡邑」、「氏族」各有「雜編」型態與「詩文」內容，而「獨撰」又純以時間爲別；「類刻・史部之屬」未同「經部之屬」與「集部之屬」，採傳統四部分類類名，獨以編輯型態的「總錄」、「專錄」、「雜錄」爲分類，類名與具體內容間連繫較難。此外，「子部之屬」又完全不分，固然此目以實際收錄內容爲主，但合宜的分類架構仍講求類目與結構的穩定平衡。

《國學目》之後，尚有其它幾部圖書目錄像民國23年（1934）《焦山書藏書目》（表一：93）、民國27年（1938）顧廷龍等《章氏四當齋藏書目》（表一：96）及民國35年（1946）《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表一：97、98），也都有叢書的獨立設類並分類體系建立。三部目錄叢書收錄相對有限，能展現的分類結構並未超越《國學目》，而且不論是類目名稱還是架構，也都主要是脫胎自《國學目》。

(四)分類體系的討論 —— 1930-50年代

叢書在清代雖有質與量上的大發展，但作爲學術性觀察與討論還沒有成形。民國9年（1920），張元濟（1867-1959）商務印書館開始編印《四部叢刊》，民國13年（1924）中華書局始編印《四部備要》，這兩套大型叢書一取歷代珍稀善本，一求舉要實用，動輒收書數百種，揭開了民國古籍整理、叢書編刊的序幕。也因爲這些文化盛事，使得民國初期古籍叢書的問題傾動學術界視聽。汪辟疆（1887-1966）於1932年發表〈叢書之源流類別及其編索引法〉一文，從張之洞《書目答問》對叢書的推崇發耑，完整地陳述了包括叢書源流、歷代編刊、叢書目錄、分類法以及索引法等問題。[50]他的照應面廣，議論深入，對叢書研究來說具相當價值。其中分類法的部分佔最多篇幅，因爲他不僅列述叢書目錄的發展，還對主要幾家分類法進行評論，之後更提出一套分類理論與具體架構，架構之後更有各類叢書繫屬舉例，用心之深，不言可喻。

汪辟疆認爲從顧修到李之鼎的叢書目錄分類，都「草率殊甚」[51]，主要有兩種問題：一是略按四部分類的方法難以表現兼收四部典籍的雜纂性叢書；二是有如李之鼎分類，雖具檢查之便，但義例混淆，原則不清，還不如不分類。[52]他提出個人叢書分類原則：

> 叢書分類之法，當先定爲總類、專類兩大綱，所謂定其體製是也。大綱既定，於是分別其子目，所謂求其性質是也。惟總類子目仍難以質求，自宜仍

[50] 汪辟疆，〈叢書之源流類別及其編索引法〉，原載《讀書雜誌》，2：6（1932），後收入汪辟疆，《目錄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頁95-125。

[51] 同註50，汪辟疆，《目錄學研究》，頁102-103。

[52] 同註50，汪辟疆，〈叢書之源流類別及其編索引法〉，頁103，言：「叢書既匯羣籍爲第一編，自難區以四部。…至總萃羣籍之叢書，如《聚珍板叢書》、《知不足齋叢書》之屬，則難以部次。此叢書彙目分類之一大困難也。…李氏增訂楊目，始於無可區分之中，求學者檢查便利之法。…界限已自混淆，檢查安見便利？疊床架屋，歧而又歧。區類之旨，果安取乎？讀者反謂不如朱、羅諸家不分之爲愈也。」

從體製略爲區分，而專類則必窮究其性質。[53]

此段話的要點是：叢書宜採層級式分類，第一層爲總類、專類，總類之下以形式性質次分，專類之下以內容性質次分。具體分類，汪氏作出圖示，如表七：[54]

表七：汪辟疆〈叢書書目分類表〉

叢書	總類	舉要	
		蒐異	
		景舊	
		輯佚	
	專類	專代	漢魏、六朝、唐、宋
		專地	省、郡、邑、鎮
		專人	一人、一家
		專學	經學、小學、史學、地理、金石、目錄、古子家、宋元子家、醫學、算學、詩文、文、詩、詞、曲、小說、詩話、文話、釋、道

與前此成果相較，汪氏層級式分類綱舉目張，確實改善了叢書形式與內容相牽掣的問題。總類、專類，屬性明確清晰，大類之下再以性質次分，同級分類原則既能統一，類目名稱也符合一般認知。不過，汪氏的分類具體施行起來有困難。總類下的四個細目，除了「輯佚」尚能從作品內容性質直接察見外，「舉要」、「蒐異」乃至「景舊」都只是作品特色概念，籠統而不精準，一部叢書中縱然有所標榜，但完全符合的畢竟不多，何況所謂「要」、「異」與「舊」，標準何在？這些屬於是學術性討論的類別分析，對於目錄編輯實務，要深入考察各別作品才能分類，無法由子目準確及快速判斷型態，都是不切實際的。再者，一部叢書若具雙重特質，分判上既不輕鬆，也難確實，爭議更所難免。此外，專類再析時、地、人、學四種，表面上看層面均衡，但事實上，「專代」以斷代叢書爲對象，這類叢書很少，特立一類並無必要。「專地」之中，上古末期的「郡」、「邑」與近世行政區劃的「省」、「鎮」同列，不說類目安排費解，對於以文化地名爲題的叢書，像《畿輔叢書》、《遼海叢書》、《關中叢書》、《金陵叢刻》、《武林掌故叢編》等，分類繫屬上如何處理？此類作品還不在少

[53] 同註52。

[54] 同註50，汪辟疆，〈叢書之源流類別及其編索引法〉，頁104，汪氏原以樹形圖方式呈現，本文改以表格展列。

數。汪氏的分類法僅是一種理論。

民國31年（1942）謝國楨（1901-1982）發表〈叢書刊刻源流考〉一文，對古籍叢書的名稱來由、發展類型、主要成就的清代叢書刊刻派別、晚清叢書風氣、清末民初倡議叢書刊刻代表人物及叢書分類法等提出討論。由於謝氏此文分析深入，叢書流派觀點新穎愷切，成爲早期叢書研究最爲知名的文章。[55]謝氏提出的分類架構如表八：[56]

表八：謝國楨〈叢書分類表〉

<table>
<tr><td rowspan="16">叢書</td><td>經部</td><td colspan="3">正文、注疏、經解、自著、音韻訓詁、石經</td></tr>
<tr><td>史部</td><td colspan="3">正史、史料、傳記年譜、政書、輿地、自著、金石、目錄</td></tr>
<tr><td>子部</td><td colspan="3">彙刻、儒家、兵家、農家、道家、天算、西學、陰陽五行、醫家、類書、藝術譜錄、小說雜纂</td></tr>
<tr><td rowspan="5">集部</td><td>總集</td><td colspan="2">漢唐、宋遼金元</td></tr>
<tr><td>別集</td><td colspan="2">清、近代</td></tr>
<tr><td colspan="3">詩文評、宮詞、尺牘彙刻</td></tr>
<tr><td>詞</td><td colspan="2">詞集、詞話</td></tr>
<tr><td>雜劇傳奇</td><td colspan="2">彙刻、自著、散曲小令、曲話</td></tr>
<tr><td rowspan="7">古今著述</td><td>宋元</td><td colspan="2"></td></tr>
<tr><td>明代</td><td colspan="2"></td></tr>
<tr><td rowspan="3">清代</td><td>初葉</td><td></td></tr>
<tr><td>中葉</td><td>目錄、板本、校讐、綜合</td></tr>
<tr><td>季葉</td><td></td></tr>
<tr><td>近代</td><td colspan="2"></td></tr>
<tr><td>輯佚</td><td colspan="2"></td></tr>
<tr><td>自著</td><td colspan="3">漢至宋元、清代、近代</td></tr>
<tr><td>郡邑</td><td colspan="3">省區、郡縣、掌故</td></tr>
<tr><td>族姓</td><td colspan="3">本姓所編、後人所編</td></tr>
</table>

與汪辟疆分類相比，謝國楨結構更加細密，呈四級分類，類目名稱也回歸傳統用語。第一級中，經、史、子、集四部類編與古今著述、自著、郡邑、族姓等彙編同列，表現幾種重要型態編輯的特色與對等關係。四部類編下的細目大抵採行傳統分類，符合一般圖書概念，僅經、史、集部中出現「自著」類目；子、集

[55] 謝國楨，〈叢書刊刻源流考〉，《中和月刊》，3：12（1942.12），後收入王秋桂、王國良合編，《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臺北：明文書局，1983），頁425-461。

[56] 同註55，王秋桂、王國良合編，《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頁454-457。謝氏原以樹形圖方式呈現，本文改以表格展列。

部另有「彙刻」，呈現類編內容中又有形式特質的作品。「古今著述」乃四部雜纂性叢書，項下前四類按時代劃分，最後一類「輯佚」則以內容概念來設類。清代雜纂叢書衆多，再以時間分爲前後三期，中葉發展最盛，又有「目錄」、「板本」、「校讐」、「綜合」的細目。「自著」類按時代略分，「郡邑」類出現行政區劃與文獻體裁結合的情況，「族姓」類則有編者身份的區隔。

謝國楨先對叢書文獻做過考察，掌握它的整體發展與具體內容，再結合傳統四部分類及前此叢書分類成果，充分考量了編目實際性與學科內容架構性，提出這樣一個可踐履的分類理論系統。不論結構的清晰易明，層級的繫屬合理，同一級別的原則統一，還是類目的詳盡，都可說是空前的精緻完善。但此系統中仍不免有待商搉之處。前述經、史、集等四部中的「自著」，在一級類目已有「自著」的情況下，此又作爲二級類目數度出現，頗顯突兀，代表內容性質中又有形式原則的區分，易令人困惑。另「古今著述」中也出現時間與內容分析原則不一的現象，朝代與「輯佚」並列。但較大問題是清代三期，除了僅「中葉」有所細分，前後二期不見析理，而「目錄」、「板本」等又回到汪辟疆一樣的爲難。謝氏因爲在文中討論了清代叢書刊刻的派別，整理出「目錄派」、「板本派」、「校讐派」與「綜合派」四種[57]，是以反映在分類結構中。比起汪氏的「舉要」、「蒐異」，「目錄」、「板本」等詞彙概念是明確許多，但叢書中專以蒐羅罕見秘本、宋元板刻及特重校讐的仍然有限，這些特質又往往結合在一起，分類上不無困擾。像謝氏於「目錄派」所舉例的清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同時也強調它的精校精刊；「板本派」中清楊守敬《古逸叢書》，於稀見版刻外，難道不具罕傳珍籍的特質？最後大部分都歸屬「匯集衆長」[58]的「綜合派」叢書，分類的意義似乎突顯學術性大於其他。另「郡邑」類次分「省區」、「郡縣」、「掌故」，三者概念實不相統屬。「族姓」以本姓或後人所編分類，恐怕也增加判別上的困難度。謝氏立意對「不下兩千餘種」[59]的明清叢書詳盡精分，也確實有過具體落實、編製叢書目錄的想法[60]，但過於精密的追求，反可能治絲益棼。

[57] 同註55，謝國楨，〈叢書刊刻源流考〉，頁430-439。

[58] 同註55，謝國楨，〈叢書刊刻源流考〉，頁436。

[59] 同註55，謝國楨，〈叢書刊刻源流考〉，頁449。

[60] 參見沈津編著，《顧廷龍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一九五九年 五十六歲〉九月三十日，頁536，《綜錄》主事者顧廷龍言：「《中國叢書綜錄》是由吾倡議編纂，亦由吾主其成。此書份量不小，而能很快出版，有幾個因素：主要爲向國慶獻禮。叢書本館所藏外，北圖借了一點。謝國楨原有此意，後來未克繼續完成。」

儘管學者理論性分類意見仍有未足，但他們的成就事實上比前此目錄要高出許多，因爲他們是在深入考察，著眼全體叢書文獻所做出的析理與倡議，跳脫實際編目上對象內容的囿限，進行體大思精、合理縝密的規畫，後此的叢書分類法與類目名稱，很顯然都不脫汪、謝二人的規模了。

此外，民國44年（1955）有王詠祥〈叢書分類法之商搉〉一文。[61]王氏討論的叢書分類是在現代圖書館學分類範疇中的問題，他主張「目錄分類法應隨學術進步之迹」[62]，評論了包括：王雲五、杜定友、劉國鈞十進分類法中的叢書分類，最後也提出個人改良架構，但由於包含了現代文獻學通論及專論作品與叢書目錄等圖書館編目分類，非集中探討叢書文獻，本文不做深入討論。

(五) 分類體系的底定 —— 1960年代

民國初期最後一部廣蒐博採的叢書知見目錄出現在1935年，劉聲木《三續補彙刻書目》，收書約700種。此後至1959年，只有一些圖書典藏單位的個別目錄或個人藏書目，叢書收錄有限，分類發展亦未見突破。1937年由於我國對日抗戰全面展開，其後8年陷入兵馬倥傯，抗戰之後隨即又是國共內戰，直至1949年，學術工作多所停頓，像叢書目錄這種需長時間、大量文獻工作的項目，自未能有大幅進展。

1945年日本東洋文庫編刊有一部《東洋文庫漢籍叢書分類目錄》（表二：41），其分類體系如表九：

表九：《東洋文庫漢籍叢書分類目錄》分類表

經		
史		
子		
集		
叢書	氏族	
	自著	
	地方	
	雜叢	宋元、明、清、民國、滿州、雜著
朝鮮本書		

[61] 王詠祥，〈叢書分類法之商搉〉，《孟氏圖書館館刊》，1：1（1955.1），頁9-14。
[62] 同註61，王詠祥，〈叢書分類法之商搉〉，頁9。

此叢書專目收錄1,007種叢書，一級類目中的前四類爲類編性叢書；「叢書」類即彙編性叢書。項下的「氏族」、「自著」類名，中土前有；「地方」叢書中土稱「郡邑」；「雜叢」曾見民國4年《雲南圖書館書目初編》，後此中土叢書目錄較少出現。以詞語意義及體系設計來看，「地方」符合中國文化認識與使用習慣，在叢書文獻描述上甚至優於古典的「郡邑」；「雜叢」表現叢書中雜纂性作品，與其他特質的叢編作出名稱與內涵的區隔。前此中土常用的「叢書」或「古今著述」，前者與目錄總名重疊，形成既指目錄所收整體文獻，又特指其中一個類別，明顯不夠恰當；而後者描述籠統，不能突顯類別特色。東洋文庫的分類體系非屬創見，不過它的類名與簡潔架構對後來中土目錄的發展仍不無影響。

1958年中國大陸建國十周年紀念，上海圖書館以僅僅一年又三個月的時間，調查全國41所古籍典藏單位，編成叢書聯合目錄爲賀，即《中國叢書綜錄》（表二：44）。[63]《綜錄》收2,797部叢書，1981年進行過小幅內容校改，另增添6所圖書單位，藏書處增至47所。主事者顧廷龍曾言，此目編輯受到日本京都東方文化學院漢籍分類目錄所啓發。[64]日本京都東方文化學院即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前身，1929年成立[65]，1934年有《漢籍簡目》的出版，1938至1945年陸續有漢籍目錄的編印。[66]據顧廷龍的描述，他所見到的很可能是1938年更名「東方文化研究所」後，1945年由京都印書館出版的《東方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附書名人名通檢》。此目今有1963、1980年再版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通檢》（表一：99）可參看。不過顧廷龍提到所見目錄另

[63] 同註60，沈津編著，《顧廷龍年譜》。又見上海圖書館，〈前言〉，《中國叢書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3。

[64] 同註60 ，沈津編著，《顧廷龍年譜》，頁536。顧廷龍言：「編此目，我是由日本京都大學漢籍分類目錄而得到啓發。我在燕京時，爲章式之先生遺書編目，一日吉川幸次郎先生來訪，贈予《日本京都東方文化學院漢籍分類目錄》，又另編一冊，有書名及子目索引。凡叢書子目，均分別各類，作者版本著錄甚詳，使用方便，余甚好之。」

[65] 參見王芳雪，〈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簡介〉，「中國傳統文化網」。上網日期：2010.7.6。網址：http://www.enweiculture.com/dsptext.asp?lmdm=0100060503&wddm=0007&file=20019260100060503 0007.htm。

[66] KULINE京都大學藏書檢索キーワード檢索，上網日期：2010.7.7。網址：https://op.kulib.kyoto-u.ac.jp/webopac/ctlsrh.do 網頁中見1934年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編印《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漢籍簡目》、1936年《新增漢籍目錄》、1938年《漢籍目錄》；1938年更名後，1941年有東方文化研究所編印《東方文化研究所續增漢籍目錄》；1943年該所又編輯《漢籍分類目錄》，1945年由京都印書館發行，書名《東方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附書名人名通檢》。

編的叢書子目分類索引，今再版目錄未見。京大目錄叢書分類架構則如表十：

表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叢書部」分類表

叢書部	雜叢類	宋元之屬、明之屬、清順康雍乾朝之屬、清嘉道朝之屬、清咸同光宣朝之屬、民國之屬
	景仿類	
	輯佚類	
	郡邑類	
	一姓所箸書類	
	一人所箸書類	宋之屬、金元之屬、明之屬、清初之屬、清中葉前期之屬、清中葉後期之屬、清季之屬、近人之屬

「叢書部」的類目發展至此，不論中日目錄，都浮現幾個核心類別，架構也趨於簡潔及成熟，只是類名各自有所不同。京大此目另有一「景仿類」，著錄像清黎庶昌輯《古逸叢書》、張元濟《四部叢刊》等影印古籍的作品。

《綜錄》在前此發展基礎上，提出了一個簡明的分類架構，最多到四級，如表十一。

表十一：《中國叢書綜錄》分類表

彙編	雜纂類	宋元、明代、清代前期、清代後期、民國
	輯佚類	
	郡邑類	
	氏族類	
	獨撰類	宋元、明代、清代前期、清代後期、民國、建國以來
類編	經　類	正文注疏、經義、緯書、小學
	史　類	正史、諸史考訂、編年、紀事本末、雜史、傳記、輿地、政書、目錄、金石、史鈔
	子　類	諸子、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數學、術數、藝術、雜家、小說、道家
	集　類	總集、通代（漢魏六朝、唐代、宋代、金元、明代、清代、民國）、郡邑、氏族、詩文評、詞集、戲曲

從全體架構上，《綜錄》分類有前此諸多成果的影子，但體系仍見創新，而類目名稱上則顯然主要脫胎自《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叢部》。叢書先大別爲「彙編」、「類編」兩類，收單一部類的爲「類編」，二部類以上的爲

「彙編」，性質的分別與相對顯著易明。而過去四部類編幾乎都安排在前，此目改以主要表現叢書特質的「彙編」置前。「彙編」下有五類，綜合了前此目錄中具多部類作品彙集的重要內容類別。「輯佚」以下四類名已見前此分類系統中；「雜纂」首見，表現無特殊趨向的多部類叢編作品。《國學目》曾稱此爲「彙編」，然「郡邑」等何嘗不是彙編？內容上還是未有效區隔。汪辟疆稱「總類」，畢竟意涵不夠貼近。京都大學目錄稱「雜叢」，意義已較勝過往，此「雜纂」用語類同。「雜纂」、「獨撰」數量獨多，再按時代作區分。「類編」則分「經」、「史」、「子」、「集」，各類下取傳統內容分類類名爲細目，數量多時再以時代爲別。

《綜錄》分類優點是架構簡潔，綱目關係密切合理，每一層級中分類原則統一。全目第二層類目表現文獻的內容或形成特色，第三層一致呈現時間區分，沒有各類目原則間飄忽不定的適應問題。在類名上，「雜纂」的使用，精準描繪此類作品特質，既能與其他彙編明顯區隔，又能保有相抗衡的特色，並且不再落入過去含混的名詞使用，使得此詞一出，立成叢書主要用語。再者，「郡邑」、「氏族」類內容相對有限，毋須進行次分，避免離析不易、不當的困擾。不論類名或結構，《綜錄》都看得到前此分類成果的痕跡，但它不採過於瑣細的分類以及難以掌握的學術性類型分析，改以清晰具體的方式設計類目與結構。《綜錄》發表後，不管是否爲此目之續補，後來的叢書目錄大多採用其分類法[67]，行之既廣，《綜錄》架構遂具叢書分類體系底定之勢。

四、叢書分類體系發展的幾點認識

本文整理明末迄今四百年來，古籍叢書分類體系發展的主要成果，共有五個階段的進展，14種代表性的成就。四百年的時間漫長，相關材料龐多，當然無法做完全觀察與統計，但本文已儘量網羅主要材料，希望獲致一個大方向的掌握與了解，然侷限性仍是不免的。又在此發展歷史的逐步尋繹後，本節將就已見狀況，綜合上述五發展階段的內容，進行叢書分類體系發展概念性的認識與歸納。

[67] 從表二可見，《綜錄》之後，包括日本東洋學文獻中心編《漢籍叢書所在目錄》（表二：47）、臺灣莊芳榮編《叢書總目續編》（表二：48）、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編《館藏叢書目錄》（表二：53）、陽海清編《廣錄》（表二：57），乃至2010年新出版《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表二：63）等，10餘種叢書專門目錄都沿承了《綜錄》的分類架構。

一方面是統整這數百年的發展大勢，點出其中主要的面向與關鍵性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希望深入這些情況的內在，嚐試分析它們形成的因由，解答叢書分類體系發展與走向之深層因素。

(一) 發展成果未多

本文表一總收有南宋至近代99部著錄有古籍叢書的公私圖書目錄，但僅有23種具分類體系的規劃。表二從清前期至當代，有63種叢書專目，然也只有26種目錄含體系分類，另分類系統理論2種。如果再把這些數目置放在南宋以來迄今廣泛的圖書目錄看，叢書分類體系的建樹實在顯得貧乏。何以數百年中著錄、立類與分類的發展如此有限？究其原因，可分幾點說明：

1.後起文獻，發展晚出

叢書是一種後起的圖書體裁，嚴格來說南宋末期才展開典型作品的編刊，主要的發揮階段在明、清，清代後期又才是古典時期眞正大量出現的顚峰。它又必須是在相當數量的著錄以後，才能有立類與分類的進行，是以從清末到民國間方看出明顯成績，相較於傳統四部分類的悠長歷史，叢書分類晚出，表現的時間還不長。

2.私家藏書收錄叢書有限

明、清私家藏書風氣空前興盛，藏書家衆多，藏書目編刊亦發達。不過對於叢書的收藏與著錄，可能還有幾種主客觀的問題與限制，導致大量的私家藏書目中叢書收錄有限。比如叢書多大部頭作品，動輒子目數百種，在有限的個人能力下，叢書難以大量蒐求。而叢書中的子目書，重要者也往往還廣泛流通於世，藏書家不一定需要重複收錄或因一兩部作品的需求而購置整套叢書。再者，叢書多當代編刊成品，明末清初，多數叢書出自書坊之手，內容的雜亂、版本的拙劣，編刊的粗糙，使得人們對叢書作品觀感不佳。何況明清以來，私家藏書逐漸形成一些識見與追求，「藏書貴宋刻」[68]的觀念早已普遍，叢書自然不在主要的關注行列。藏書貴珍本的概念，可由明范欽（1506-1585）「天一閣」藏書的富於珍本、孤本；明毛晉（1599-1659）「汲古閣」的重金購求宋槧、舊抄及時下善本，見出風氣一般。明祁承㸁積三十年藏書經歷，更總結出選書的理論：

[68] 明．張應文，《清秘藏》，《廣州大典．藏修堂叢書》77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卷上〈論宋刻書冊〉，頁283。張應文全書內容多討論藝術，主要從賞鑒角度出發，此論宋刻圖書雖不無此意，但仍值得作爲當代觀念的一種代表。

夫藏書之要在識鑒，而識鑒所用者在審輕重，辯眞僞，覈名實，權緩急而別品類，如此而已。…故得史十者，不如得一遺經；得今集百者，不如得一周秦以上子；得百千小說者，不如得漢唐實錄一。…購國朝之書，十不能當宋之五也。[69]

藏書家求書，類別上以經史爲貴，時間上以宋刻爲尚，叢書多不在此範圍。清初孫從添（1692-1767）在其《藏書記要・鑒別》中又說：

各種書籍，務於舊刻秘鈔、完全善本爲妙。又必於《稗統》、《稗海》、《百川學海》、《眉公秘笈》、文煥《叢書》、《漢魏、唐宋叢書》…《邱林學山》、《顧氏四十小說》…等書，擇其卷數完全刻本，與宋本、舊鈔、秘鈔本對明卷數字句，同與不同，一一記清，以便檢不全而未備者棄之，見有全而精美者收藏之。[70]

孫氏共舉例明、清叢書15種，要求選擇其中卷數完全的子目作品，在與單行本比對後，決定收藏與否。重點在於作品本身價值，而不是保全叢書完帙的思考。清代藏書風氣更甚，標榜賞鑒、校讎、考訂的藏書家比比皆是，這些都圍繞在宋元舊槧、珍稀秘本中。叢書多當代作品，又屬二次性文獻，藏書目錄中不多見是可以理解的。既收叢書不多，或雜廁子部，或別爲另類，問題不大。而分類體系的發展在收錄有限的情況下，當然難見大幅跨越。

3.叢書著錄打散，不破四部體例

四部分類從隋代奠定，至明、清已千餘年歷史，圖書經、史、子、集結構觀念深植人心。叢書後起，內容也就是這些前作的各種重新組合，在性質辨識上其實並不困難，沒有強烈的需求即刻要爲形式特質衝破根深柢固的四部結構。私家目錄未必不收叢書，但著錄方式可能各自散入四部，不影響全目體例。如明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即使已有「叢書」設類，各叢書子目仍互見於四部中，像「經部・易」《三墳一冊》，其下雙行小註：「一卷，《古今逸史》本，《范氏二十種奇書》本，《漢魏叢書》本」。[71]清孫星衍（1753-1818）《孫氏祠堂書目內編》，無叢書設類，全目各部類書目條下註記版本，如「說部」《春明退朝

[69] 明・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約》，《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18-19。

[70] 清・孫從添，《藏書記要》，《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37-38。

[71] 同註8，明・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頁47。

錄二卷》，「一明《百川學海》本，一《四庫全書》本」。[72]乾嘉時秦嘉謨《思補精舍書目》，多種圖書之下註有叢書版本，以反覆出現的幾部叢書名看，此書目內容多《漢魏叢書》、《知不足齋叢書》、《經訓堂叢書》、《稗海》等數部叢書子目打散著錄而成。[73]又清莫友芝（1811-1871）《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清丁日昌（1823-1882）《持靜齋書目》、清丁丙《八千卷樓書目》、民國甘鵬雲（1862-1940）《崇雅堂書錄》、1913年譚新嘉等《天津圖書館書目》等，都多見書目名下註記叢書版本，可見是叢書子目分散或收集到的是叢書零本。叢書的著錄既不成問題，爲有限收藏重新思考、規劃合宜隸類，意義就不大，也難怪叢書的立類與分類體系遲不見大發展。

(二) 叢書編刊發展與分類體系建立一度呈相違趨勢

依照上文中邏輯，當叢書大量編刊、流傳時，圖書目錄自然能增加收錄量，當叢編作品收錄多了，具差異的文獻特質可刺激獨立設類的思考，而在發展出專目收錄時，分類體系的建立理應同時長足進展。但事實上，在叢書發展過程中，此二者卻一度呈相悖離趨勢，時期在清代中葉。以《綜錄》收錄所反映的各時期叢書編刊比例看，宋、元兩代約30部，明代近350部，清代1,700餘部，三個時期呈等比級數發展。而叢書分類體系的建構，宋元尚無，明代有《澹生堂藏書目》1種，清代前期不見發展，末年才有《書目答問》等3種，整個清代，尤其是叢書編刊發達的中後期，分類體系的發展近乎完全停滯。此原因可試由兩方面檢討與說明：

1.《四庫全書總目》的意外影響

上節已述及《四庫全書》及《總目》的編纂，雖有廣羅天下圖書之舉，但非客觀、全面反映圖書現實之意，因此，即使對叢書不無深入理解，卻不代表就必須大量收錄叢書並給予獨立分類。《四庫全書》的考量，先「精」才能「博」取，若是蕪雜複重，此部全書根本無法編成。所以像宋左圭編《百川學海》，《四庫全書》未收，但《百川學海》的100餘種子目俱見四庫各類中，這些子目書的提要內也普遍見有編入、刻入《百川學海》的說明。[74]《四庫全書》或《總

[72] 清・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明清卷》第24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210。

[73] 清・秦嘉謨，《思補精舍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明清卷》第29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74] 例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職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卷七十九〈官箴一卷〉：「此本載左圭《百川學海》中」，頁1617。又「子部・譜錄」，卷一一五〈硯譜一

目》對於叢書的採取，主要是子目分散選擇與著錄，是以叢書沒有獨立設類的需求與必要。[75]少量的叢編就併入子部雜家，與愈來愈形龐雜的「雜家」內容共同離析成「雜纂」、「雜編」等六屬。

《總目》乾隆六十年（1795）由武英殿刊刻，同年杭州再據文瀾閣本翻刻梓行，《總目》遂大行天下[76]，這樣一份空前學術權威的目錄產生，一定效應當然出現。儘管沒有政府功令說圖書目錄必須遵依，但可以發現，《總目》之後不少清代私人書目都大體採用了它的分類架構。主要如陸心源（1838-1894）《皕宋樓藏書志》（表一：36）、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表一：40）、《八千卷樓書目》（表一：44）、楊氏《海源閣書目》（表一：42）及張鈞衡（1871-1927）《適園藏書志》（表一：51）等知名藏家書目，叢書歸入子部雜家雜纂之屬。或許可以說，《總目》間接造成乾隆以來至清末，私家藏書目中叢書設類遲滯等問題，分類體系當更無所見。

2.顧修《彙刻書目初編》開出先例

眞正第一部叢書專目的日人《二酉洞》，對後來叢書目錄影響甚微，所以即使它已有簡要分類，也不見有直接的繼承。顧目285種叢書的著錄，是《二酉洞》著錄量的七倍，要準確分析、掌握叢書作品型態的差異，的確相對不易。何況顧修重點在「臚列子目」[77]，以新的簿錄形式呈現叢書這種文獻的特色，分類沒有著意，或尚未能著意。但如此一來，叢書頓失古典時期最爲主要的一次體系建立可能。其後續補作品一再出現，體例上因循初編，分類問題遂續行擱置。這使得從清嘉慶至民國3年（1914）羅振玉編《續彙刻書目、閏編》（表二：18、19）爲止，百餘年間10餘種彙刻書目，不見分類體系規畫，與此時期叢書大量編刊與著錄，形成違離發展的態勢。

(三) 從四部框架出發的叢書分類概念

四部分類以作品內容爲分析及類名設計原則，在南宋末叢書出現前，四部法

卷〉：「舊載左圭《百川學海》中」，頁2292。

[75] 同註28，吳哲夫，〈四庫全書館臣處理叢書方法之研究〉，頁34-36。吳文中整理《四庫全書》及《總目》中叢書子目被摘取出來分散著錄的情況，又如明陸深《儼山外集》，原作四十卷，但《總目》明言簡汰其中子目六種，存三十四卷，別析的六種另分入「存目」。按可見四庫館臣不站在作品本身型態的角度來進行「客觀」處理，而是作品內容是否符合他們設定的標準與價值，叢書可以任意去取子目，著作可以主觀決定刪改，便見一般。

[76] 參見陳曉華，《“四庫總目學”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39-41。

[77] 同註30，清・顧修，《彙刻書目初編》，卷端〈自敘〉，葉甲一。

不是沒有彙編性文獻的處理經驗。像南齊陸澄合百六十家作品所成的《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梁任昉增編的《地記》二百五十二卷，唐長孫無忌等《隋書・經籍志》以內容性質的一致置入「史部・地理」類。[78]六朝形成的個人「別集」與衆作「總集」，性質屬彙編，但內容不離詩文，所以第一原則按內容歸入集部，再於集部下設立具型態特質的「別集」、「總集」二類目。另一更爲類同叢書特質的彙編文獻「類書」，魏晉時期發展出來。類書集合有衆書內容，是衆作材料分類彙集，唐初《隋書・經籍志》著錄於「子部・雜家」，表示它內容「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79]的叢雜。三百年後《舊唐書・經籍志》於子部另獨立設置「類事」類，此後公私目錄沿用不輟。類書所採錄材料對象，雖然亦是四部兼具，但是類書在摘取衆書內容後，又重新按類編排，另成一書，已不存各原書面貌，是以無歸隸其他部類的考量爲難，在作品數量達一定程度後，便可別類另著。

叢書則不然，第一它保存所收錄原書面貌，與歸入四部的單行作品有所重疊；第二它子目範圍擴及四部，作品部頭又大，很難讓人忽略它的龐雜與類目跨越。叢書首見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歷四百餘年有《澹生堂藏書目》的立類與分類，但事實上是近七百年後《書目答問》的五部分類才眞正穩定。這其間，《澹生堂藏書目》未爲一致的叢書判別與歸類標準，某些類編叢書按內容入四部，某些又依型態入叢書；含意模糊的類目名稱，「彙集」內容大部分是集部作品，「集」之意爲內容性質，然「雜集」有「集」，卻不屬集部作品，此「集」又指纂輯，這些都可見出由四部框架出發的叢書判別及分類考慮痕跡。

後起文獻，以既有概念進行認知，事屬本然。只是，叢書是四部圖書發展以來第一次眞正出現的具結構性挑戰的文獻，前無經驗，除非有魄力立即調整深植人心的四部，否則它的磨合適應期還要更長。顧修目錄以四部隱分叢書，雜纂性叢書還不離子部裙帶。朱記榮《行素草堂目睹書錄》分明也是分冊不分類，他在〈序〉中卻說「略爲部分類次」[80]，意思是內容有一定的分類與排序，以實際內容看，四部本質不變。朱記榮在經部叢書之後，接續兩部雜纂性叢書，倒不是

[78] 楊家駱編，《新校漢書藝文志、新校隋書經籍志》，《中國目錄學名著》第三集（臺北：世界書局，1979），頁63。

[79] 同註78，楊家駱編，《新校漢書藝文志、新校隋書經籍志》，卷三〈子部・雜家〉，頁81。此言並非特指類書，實對雜家類所有作品之廣泛概念。

[80] 同註31，清・朱記榮，《行素草堂目睹書錄》，頁26191。

經部接子部，而是他注意到這兩部叢書中都收有數量不等的經部子目書，是以繫後，同樣是內容原則思考的結果。

清末張之洞《書目答問》的叢書分類儘管粗略，可是他完全打破四部內容框架，以撰著人性質來劃分叢書類型，雖不是恰當的分類法，但四部的思考慣性與固著卻是首度眞正突破。民國李之鼎、劉聲木、孫殿起諸家，四部類編還是置前，汪辟疆分類意見至《綜錄》編纂，彙編性叢書才蔚爲主角，脫離附庸地位。

(四) 叢書分類內容原則與型態原則的扞格

李之鼎在《增訂叢書舉要》〈凡例〉中坦言：

> 叢書本難類分，第此爲檢查書目之用。卷帙浩繁，繙閱不易。故略爲區分，便於尋檢，非得已也。[81]

叢書書目內容紛繁，著錄時一部叢書有總書名，又有子目；全目中有四部類編性作品，也有四部彙集型叢編，如何進行區分與組織，是既能個目清晰又全目井然？李氏幾無所承。可是若再循舊目不分類，千餘種叢書將形成檢索問題。爲尋檢之便，李氏勉力爲之，但充滿無奈。他從內容性質出發，首先畫出易辨識的經、史、子、集類編叢書，接著才是四部兼收的雜纂性叢書。雜纂叢書數量較多，起先他以「叢書」統括這樣的認識，再從「叢書」中分離出有個撰性質的「自著叢書」與地方性質的「郡邑叢書」，以及過去的叢書「明代叢書」。但第二次增訂時，顯然他經過通盤的分類檢討，發覺「叢書」詞彙與「明代叢書」是上下相屬而不是左右並列，於是改「叢書」爲「近代叢書」，「明代叢書」爲「前代叢書」，讓它們在一致的分類原則下表現差異與關係。李氏擺脫純內容思考，讓型態也成爲叢書的主要分類原則之一，並進行再分析，叢書分類體系始見眞正曙光。

叢書是一種圖書編輯體裁，形成在印刷術昌明以後，當文獻複製能力擴增時，大量圖書彙集刊刻不成問題，總結式圖書叢編於焉形成。可以說，形式才是叢書的第一性質，內容類別是其次。是因爲彙刊活動才產生叢書，不是內容本身發展成叢書，否則「五經」觀念漢代已出現，叢書何以彼時未相應出現？[82]《隋

[81] 同註37，楊守敬原編，李之鼎補編，《增訂叢書舉要》，頁21。

[82] 漢・班固，《漢書・儒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3620-3621。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

書・經籍志》《地理書》與《地記》，有彙集之事實，但其時或隋唐也未立見類似叢編風氣的開啓。[83]所以叢書分類法必須從形式著眼，重視型態的特點而不只是內容的性質，這樣才能順利且清晰地掌握叢書文獻的脈理。但畢竟叢書文獻內容不脫傳統四部圖書，面對四部圖書又不能排除四部分類概念，是以由既定概念出發的分類法在面對實具雙重性質的叢書時，易生觀念與實務上的扞格與爲難。

《澹生堂藏書目》的成就依賴形式的識別而成，擁有獨立設類，但分類體系的建構又不能避免從內容上考量，遂形成體系上爲配合「國朝史」、「子彙」等，出現同樣力求具體呈現內容特點的「經史子雜」、「雜集」、「彙集」等名稱。顯然，若非文字冗長就是概念籠統，成效未佳。《書目答問》的型態區分令人耳目一新，但惜未對準叢書文獻的核心版塊。顧修《彙刻書目》系列更是在感受到分類的困難與混亂後，採取大致類次的方法權作對策。李之鼎實際上能從內容與型態雙方面考量，但距眞正的成熟尙遠。《國學目》開創「彙編」、「郡邑」、「氏族」等與「類刻」並列，擺脫內容性質的單線分類思考，以整體叢書文獻作結構觀察。四部類編被置入於二級類目，免去雙重分類原則並立的困擾，成功突顯叢書的型態特性。但在「郡邑」與「氏族」二類又出現「雜編」型態與「詩文」內容不協調的類目關係。當叢書屬於一種地方性或家族性詩文編輯時，是按型態歸前還是按內容繫後？謝國楨也在四部類編中別立像「自著」、「彙刻」的型態性小類。《綜錄》於此也未全然解決，容見下文。原因皆出在叢書的彙編形式，結合有型態與內容雙重面向，要徹底劃開界線並不容易。

五、《中國叢書綜錄》分類體系的檢討與改良

歷經數百年的發展，《綜錄》在很短時間內推出一套分類架構。累積多時的

《逸禮》、《古文尙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是西漢詩、書、易、禮、春秋五經確定，也有實制博士官，但從《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到《隋書・經籍志・經部》都只見到這些經書的分散著錄，沒有《五經》彙編聚合的作品。「五經」在彼時仍是概念名詞，不是實質圖書集合，在五代以前，經書都還沒有出現過彙集的發展。

[83] 同註79，南齊陸澄《地理書》、梁任昉《地記》，今首見著於《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後晉劉昫等《舊唐書・經籍志》、宋歐陽修等《新唐書・藝文志》還見到著錄，估計在南北宋之間亡佚，元脫脫等《宋史・藝文志》便不再見錄。《地理書》、《地記》的亡佚非關乎作品彙集型態，今見著於《隋書・經籍志》的作品，少部分也可能是類似的彙集，但與陸、梁二書一樣，亡佚後便消失。這些大型彙集文獻還未能以成套方式廣泛流通，因此僅有的作品不傳後即消亡。

類目設計與體系建構嚐試，《綜錄》分類法堪稱集大成之作。它從形式、型態、內容與時間四方面展開區分與連結，每一層級分類原則統一，全目各層次間有縱向的從屬，也有橫向的對應，使得分類體系具簡潔性與易識性。今天圖書分類學方法中也談到這樣的原則使用：

> 對事物的分類還應明確兩個問題：第一，由于事物的屬性是多方面的，因此對事物的分類，既可採用某一種屬性特徵作爲分類根據，又可採用另一種屬性特徵作爲分類根據。…第二，對事物的分類，是可以連續進行的。根據某種屬性特徵，可以將具有該屬性特徵的事物歸併爲一組，與沒有該屬性特徵的事物區分開來；或是根據諸多事物共同具有某屬性特徵的差別，區分爲許多組，再在同一組中又根據另一屬性進行區分，從而依次逐級區分下去，形成一個嚴密的系統。[84]

在架構上，「彙編」與「類編」兩大型態區塊，同時表現了形式與內容雙重概念，第二層的析理表現作品性質與具體內容，結合傳統文獻觀念與類目名稱，便利使用者認識及檢索。第三層純做材料時間性序次，不另瑣碎分類。《綜錄》目前分類問題已不大，架構合理，各類內容份量合宜，不過那也可能是排除了易致狀況因素的結果。1962年俞海藍〈試評《中國叢書綜錄》〉[85]一文即已初步觸及這些問題。1980年施廷鏞《中國叢書目錄及子目索引匯編》（以下簡稱「施目」）、1999年陽海清《中國叢書廣錄》（以下簡稱《廣錄》）則具體展開過改良與新嚐試。以下將就《綜錄》的幾點問題進行思考，並參考《廣錄》、「施目」等之解決方案。

(一) 新學叢書的收錄與分類

俞海藍提出《綜錄》在取材上還可以調整與補充，像「新學」叢書，在一般概念上應屬古籍範圍而不是現代著作，《綜錄》宜收入。[86]《綜錄》於編輯時即表明：「其屬於“新學”的叢書，如《富強叢書》、《江南製造局譯書》等，按其性質，收入另編」。[87]《綜錄》以後迄今，這些新學叢書另編尚未見到。《綜

[84] 參見俞君立、陳樹年主編，〈文獻分類的意義〉，《文獻分類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頁2。

[85] 俞海藍，〈試評《中國叢書綜錄》〉，《圖書館》，1962:2（1962.6），頁57；後收入林慶彰主編，《近現代新編叢書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頁403-410。

[86] 同註85，俞海藍，〈試評《中國叢書綜錄》〉，頁408。

[87]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編例〉，頁4。

錄》不收，1979年上海圖書館編印《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也不見收[88]，目前欠缺這些作品的整理。

新學叢書即如清張蔭桓（1837-1900）輯《西學富強叢書》，收算學、電學、化學、礦學、工學等中國人撰著或譯著；求自強齋主人輯《西政叢書》，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上海愼記書莊石印本，收多種清末政法、軍事、農學等譯著及撰著；同年武昌質學會輯《質學叢書》；光緒二十八年（1902）袁俊德輯《富強齋叢書》等。[89]它們輯刊的時間在清代，今天的圖書館典藏多以古籍處理，不因其中多屬譯著或非中國傳統典籍而視作近現代作品。既然是古典時間範圍內的叢書作品，沒有不收的理由。劉聲木《續補彙刻書目》，首見單獨設立「譯著叢刊」，收錄具此內容的叢書58種。《國學目》沒有獨立設類，但類刻類子部之屬中收錄不少，其他各類也不排除著錄。

1980年施目編輯出版，收《綜錄》所無之叢書977種，不僅兼及《綜錄》所不取之新學叢書，也收入部分近現代作品。這些西洋翻譯、民國初年本國人撰著的新學圖書或近現代著作，不管體裁、內容與書寫方式都與中國傳統著作不同，以《綜錄》純中國古籍式分類自難完全涵蓋。施目提出的因應是：大類二分「綜合匯刻」與「分類匯刻」，前者次分「匯編」、「氏族」、「自著」；後者爲新式學科分類，如「經學」、「哲學」、「曆學」、「醫學」、「政法軍事」、「文學」等類名，以此結合不同屬性之作品。施目爲容納新式學科作品提出創新分類，不過這樣的嚐試在後來沿用的情形罕見。施廷鏞去世後，子施銳整理其父舊稿，2003年出版《中國叢書綜錄續編》，便捨棄原編排，回頭採行《綜錄》分類，唯子部多一「工藝」類，「新學」叢書仍有收錄，按彙編、類編原則各入傳統部類。

陽海清《廣錄》依循《綜錄》體例，〈編例〉中言明不收新學叢書。甫出版的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以下簡稱《總目・叢書部》），在〈編纂說明〉中沒有談到新學叢書收錄與否的問題，但從總目內容來看，主要還是古籍作品，沒有新學叢書。[90]《總目・叢書部》僅收彙編性

[88]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上海：上海圖書館，1979），〈編例〉一：「本目錄收錄館藏1902年至1949年全國解放前爲止出版的中文叢書（線裝古籍部分除外）」。

[89] 參見施廷鏞編撰，〈彙編・雜纂類（近現代）〉，《中國叢書綜錄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68-75。

[90]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編纂說明〉，《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北京：中華書局，

叢書，類編性叢書另入傳統四部之首。它在全目〈前言〉中又提到：「清季新學流行，相關譯著及著述繁多，遂因書設類，…子部增設“新學類”，彙錄相關書籍，以便讀者即目求書。」[91]《總目・子部》尚未出版，未能目驗新學類作品的收錄與分類具體情形，若據《總目》全目編輯體例推測，新學叢書屬於類編作品，很可能也將歸置於子部之中。新學作品多西式科學致用之作，歸於專類之中，對彙編叢書分類的影響確實降低許多。

不過，新學叢書尚未展開全面的蒐羅與梳理，它究竟有多少種？界定的方式爲何？在沒有具體整理成果下，尚難遽斷理想的歸隸方式。新學叢書是清末特別歷史時空下的產物，它的內容性質與傳統作品差異甚大，勉強以新學適應古籍或更動古籍結構配合新學，都將導致分類法的古今錯亂及內容繫屬的不盡合理，既模糊新學叢書的特色，對於佔大多數的古籍而言也不經濟。新學叢書宜在整理之後再考慮它的分類與歸屬。

(二)「小說」類目的收錄與歸屬

俞海藍在文章中認爲《綜錄》分類體系的問題在「不夠充分體現時代精神」。俞氏沒有指出是哪些類目，只談到不同意「封建時代的圖書分類，只有用封建時代的分類法最最合適」，但他也不主張「簡單地搬用新書分類法去分古籍」。[92]古籍叢書收錄的是民國以前撰著的子目書，古典四部分類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奠定穩定堅固的地位，雖不是最完善，卻是最貼合古籍內容的體系，因此大範圍的古籍叢書宜以中國傳統圖書分類法來架構。但是，多數古籍類目自發展以來，內容性質是穩定的，只有小部分有所變異，最典型的莫過「小說」類。

「小說」類目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93]的性質，屬諸子思想範圍，但隨著後世發展，《隋書・經籍志》中見到的已含邯鄲淳《笑林》、劉義慶《世說》等魏晉志人作品。[94]再往後，傳奇、筆記、雜述、瑣聞、軼事、志怪等進入了「小說」範疇，宋元話本、明清小說也陸續歸入。「小說」一詞不變，內涵卻變化甚大。今天的古典小說認知是文學性質居多，但傳統「小說」類是繫屬於子部的。《綜錄》「小說」在子部中，收錄從

2009），頁1-3。

[91] 同註90，〈前言〉，頁3-4。

[92] 同註85，俞海藍，〈試評《中國叢書綜錄》〉，頁409。

[93] 同註79，楊家駱主編，《新校漢書藝文志、新校隋書經籍志》，頁39。

[94] 同註79，楊家駱主編，《新校漢書藝文志、新校隋書經籍志》，頁82。

先秦到明清，包括上述全數體裁，皆納入其中。陽海清《廣錄》編輯時又收入許多明清章回小說叢書，很顯然，除了名稱以外，後者的概念內涵都不宜與過去子部小說類並列。陽氏採取子部列「小說家類」，集部又另立「小說類」的作法，前者歸置瑣聞軼事等說部叢書，使用諸子十家之一「小說家」的類名，後者則是文學性的集部「小說類」作品，以此作出區隔。

(三) 類編中具型態性作品的分析與設類

陽海清《廣錄》對《綜錄》的改良還包括「彙編叢書」中的類名，原「郡邑類」改爲「地方類」，「氏族類」改爲「家族類」，「獨撰類」回歸過去常使用的「自著類」。前已言及，「地方」的概念對後來發展出的形形色色區域性叢編，描述的含意較過於古典的「郡邑」合適且寬廣；「家族」比「氏族」直接明白；「獨撰」與「自著」則意義相同。在「類編叢書」中，《廣錄》修改幅度則不小。《綜錄》類編小類不多，且絕大部分爲內容描述，僅集類出現「總集・郡邑」與「總集・氏族」，指具地方性及家族性的詩文彙編。不過此二類目也同時出現在彙編大類之中，卻又以更爲次級的小類繫屬類編下，名稱重複，概念又易致淆。《廣錄》類編將四部叢書分析爲更細密的次類，與傳統書目更貼近。經、史、子類中皆首立「總類」，收錄羣經、羣史與羣子等具型態性的彙編，較《綜錄》以內容稱「正文注疏」、「正史」與「諸子」貼切。又《廣錄》於集類中設「地方藝文類」及「家集類」，取消《綜錄》原相疊的名稱。「地方藝文」表現了型態與內容雙重特質，「家集」也不失與集類之密切關係，更重要的是兩者不複重彙編類別並有前後呼應之妙，實較《綜錄》理想。

《總目・叢書部》一改《綜錄》、《廣錄》兼含彙編性與類編性叢書的總結形式，爲彙編叢書專類目錄。它的「彙編類」幾乎完全襲用《綜錄・彙編類》架構，收雜纂、輯佚、郡邑、氏族與獨撰類叢書。這些叢書的分類架構相對單純，全目也省去了與類編叢書間的區隔與協調，類編叢書之安排則另見經、史、子、集四部各目錄。

六、結　語

叢書是一個至今還活躍著的圖書體裁，每年仍有爲數衆多的編輯出版發行，古籍叢書目錄還需要持續地收載、整理與編輯。雖然資訊式目錄檢索可以很快地檢查到叢書書目，但卻只能查檢個別書目訊息，不能觀察整個發展時間以來、

全體類別的編印與發展。叢書不同單行本作品，它所蘊涵的衆多子目無法由總書名察見，線上目錄又罕少著錄子目，因此，總目式叢書目錄仍有需要繼續編輯下去，叢書分類體系也必得被深思細量，以完善彰顯叢書文獻的內容。

叢書目錄不僅是文獻資料的工具性作品，它更是文獻研究的具體成果，因爲從收錄原則、分類方式與架構體系，無不表現叢書的發展、類型與知識結構，如何使新編、新印古籍叢書適應於過去的分類體系，或者思考改良以突顯近現代編輯的特色，使文獻發展不被類目隱沒與模糊，也使叢書研究獲得更新、更完善的資料工具，鼓舞古籍叢書的研究，這是未來叢書文獻整理者必須關切並致力的問題。

參考文獻

(一) 圖書

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俞君立、陳樹年主編。《文獻分類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

陳曉華。《“四庫總目學”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傅榮賢。《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89）。

(二) 目錄

上海圖書館。《中國叢書綜錄》（上海：上海圖書館，1982）。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中國書店。《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國書店，2008）。

中華書局編輯部。《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

王紹曾等整理訂補。《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濟南：齊魯書社，2002）。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林夕主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明清卷・近代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施廷鏞。《中國叢書綜錄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孫殿起。《叢書目錄拾遺》（民國二十三年冀縣孫氏借閒居鉛印本，1934）。

晁公武、陳振孫。《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二種》（北京：三聯書店，1998）。

張壽平。《書目五編敘錄》（臺北：廣文書局，1972）。

喬衍琯。《書目叢編敘錄》、《書目二編敘錄》、《書目三編敘錄》、《書目四編敘錄》（臺北：廣文書局，1967-1970）。
陽海清。《中國叢書廣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楊守敬原編，李之鼎補編。《增訂叢書舉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劉聲木。《續補彙刻書目》（民國十八年廬江劉聲木刻直介堂叢刻初編本，1929）。
廣文書局主編。《書目叢編》、《書目二編》、《書目三編》、《書目四編》、《書目五編》（臺北：廣文書局，1967-1972）。
嚴靈峯主編。《書目類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三) 期刊論文、論文集

王詠祥。〈叢書分類法之商搉〉，《孟氏圖書館館刊》，1：1（1955.1），頁9-14。
王慕東。〈叢書在目錄學中地位的確立〉，《圖書與情報》，2001:1（2001.3），頁42-44，48。
吳哲夫。〈四庫全書館臣處理叢書方法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17：2（1999.12），頁19-42。
汪辟疆。〈叢書之源流類別及其編索引法〉，載於：汪辟疆著，《目錄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頁95-125。
阮明淑、溫達茂。〈ontology應用於知識組織之初探〉，《佛教圖書館館訊》，32期（2002.12），頁6-17。
昌少騫。〈關於叢書之分類〉，《圖書月刊》，2：10（1947.10），頁1-2。
邱子恆。〈圖書資訊分類架構在組織與呈現知識上之應用〉，《圖書資訊學刊》，17期（2002.12），頁123-137。
俞海藍。〈試評《中國叢書綜錄》〉，《圖書館》， 1962:2（1962.6）；後收入林慶彰主編。《近現代新編叢書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頁403-410。
陳毓瑾。〈我國古代叢書的派別及分類〉，《武漢大學學報》，1996:5（1996.9），頁122-126。
滿玉敏。〈試論叢書的合理分類〉，《農業與技術》2000:1（2000.2），頁80-82。
鮑金秀。〈論楊守敬及其對叢書分類目錄的貢獻〉，《津圖學刊》，2003:2（2003.4），頁68-70。
謝國楨。〈叢書刊刻源流考〉，載於：王秋桂、王國良編，《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臺北：明文書局，1983），頁425-461。

(四) 網路資源

王芳雪。〈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簡介〉，「中國傳統文化網」。上網日期：2010.7.6。網址：http://www.enweiculture.com/dsptext.asp?lmdm=0100060503&wddm=0007&file=20019260100060503000 7.htm。
KULINE京都大學藏書檢索キーワード檢索。上網日期：2010.7.7。網址：https://op.kulib.kyoto-u.ac.jp/webopac/ctlsrh.do。

BIBLID 1026-5279 (2010) 99:1 p. 55-124

Classification Systems of Book Series for Chinese Ancient Records

Ning-hui Liu

Abstract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of book series for Chinese ancient records refer to structure of the categorization of the content as well as the sub-categories found in the specialized catalog of book series and general catalog of ancient records. By early Republic era, we can find significant accomplishment with occurrence of categoriz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book series at Ming Dynast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until Qing Dynasty. For the editing of "Comprehensive Catalog of Chinese Book Series" by Shanghai Library in 1962, we can, with the foundation of previous accomplishments, put forth a set of simple and precise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then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for book series of ancient record can be almost done. However, related problems have hardly been much discussed, such as the tracks of evolution for 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holistic book series, achievement and defect of each classification method, and need of improvement today. This article based on catalog of book series for ancient since Ming Dynasty including category of book series for comprehensive catalog, and specialized catalog

Keywords（關鍵詞）：Chinese Ancient Book Series；Classification of Book Series；Catalog of Book Series；Comprehensive Catalog of Chinese Book Series；***Zhong Guo Cong Shu Zong Lu***
古籍叢書；叢書分類；叢書目錄；《中國叢書綜錄》

Ning-hui Liu：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 Textual Criticism；E-mail: mimiliu@mail.ntpu.edu.tw

of book series and theoretical opinion of scholars,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book series so as to observe the formation background and thei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for each classification method. At the end, it will review the classification problem of "Comprehensive Catalog of Chinese Book Series" as the reference of organization and compiling for general catalog of book series of ancient in the future.